

戰時文化叢書之一

李雲 著

戰時文化叢書之一

西戰場上

季雲 著

本書材料全部採自
掃蕩報，承該報社特
許出版，謹此誌謝。

書前

根據歷史的教訓：文化由戰爭而演進。

根據歷史的教訓：偉大的著作產生於偉大的戰爭。

今日中華民族已經展開劃時代全民抗戰，這一次的抗戰實具有空前深刻的意義，它關係着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絕續，它爆發着近百年來在列強棒壓下的怒吼，無論在思想，行動，精神各方面，全中華民族顯然地已經在匍匐中躍了起來，這不但決斷着中華民族的歷史興衰，而且影響着全世界文化的動態。

來呀！我們需要英勇的戰士抵禦野心強盜的進攻，我們需要大無畏的精神克服野心強盜的鋒銳武器，我們需要堅決必勝信念粉碎強盜底正熾的野心錄芒，我們需要文化總動員以增強我們偉大抗戰的力量。

本社在此至上的意義之下產生，同人爲着把握這一個騷動的時代，爲着繼續中華民族因戰爭而波動的歷史的紀錄，爲着使戰爭的烽火圈內產生偉大的著作而廣發演進我們的文化於戰爭當中，於是，我們的「戰時文化出版社」自動地肩負起這偉大的時代使命。

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以抗戰文化的力量加人民族鬥爭，一致爭取最後的勝利！」

戰時文化出版社

戰時文化叢書

一．西戰場上……………季雲著（二角二分）

二．東戰場上……………長江等著（印刷中）

三．北戰場上……………陳敷等著（編印中）

四．抗戰詩選……………郭沫若執筆（印刷中）

五．抗戰二重奏……………程曉華著（編印中）

目錄

書前

一	綏晉紀行·····	一
二	從南口慶戰到退守雁門關·····	四
三	李服膺之死·····	九
四	保障華北必先捍衛山西·····	一二
五	娘子關棄守前後·····	二〇
六	第二階段的山西戰事·····	三一
七	從晉南出擊·····	三三
八	晉北戰況之回憶·····	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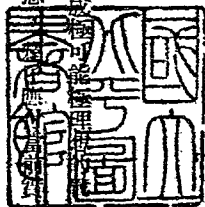
九 晉東戰役再檢討·····	四二
十 太原退出記·····	四五
十一 晉戰局新形勢·····	四八
十二 華北抗戰前途與民衆動員（周恩來談話）·····	五一
十三 控制西北兩戰場的遊擊戰·····	六三

一・綏晉紀行

在上月十四日察北軍事之軍順利進展的時候，我原擬隨征察熱，完成國可能極理，地採訪任務，事實上的變遷，環境上的轉移，不僅熱察之行終成理想，更連寄居行將及年的平泉，也不得不暫告離別！

應於十一日晨二時到的火車，直遲至十二時才進站，平綏軍自軍興以來，雖經當局竭力維持行車秩序，但車道依舊，景色全非，來往客車，滿坑滿谷，盡是些尋覓暫時安全的民衆，問他們行色匆匆，將何所往，他們瞠目無何置答，其實，全民族抗敵的戰爭方始萌芽，何處安樂土？同行有三位美國傳教教士，當車身蠕蠕南行後，都不盡對平地泉有情別之意，「Good-By 平地泉」之聲，頻頻吹入我腦耳，衷心有知，當悉我作如何感覺。

綏東一帶，月來連被敵機轟炸，故民衆對日機咸存戒心，車行甚速，惟沿站探詢日機行蹤，均作長時停留，至下午三時許過豐鎮縣，在狐山停車時曾有日重轟炸機來往偵察，車僻於柳蔭深處，同車旅客均躲入附近土山中，並未投彈，亦云幸矣。



下午四時到了大同，車站附近，充滿敵機轟炸痕跡，壞的機車破的房舍，突起了軌道，丈把深的大坑，散在地上未燃燒盡的硫磺，處處表現着戰時狀態，及淒慘景象，下車進城，沿道鋪扁雙扉，路寂無人，商民除他遷者外，一般均晝出城暫避，晚始回返，我幸獲友人照料，不然將飲食無地矣。入晚街市人漸多，店鋪亦半開，惟食物奇貴，其民衆之一種日出無人，入夜活動之生活，無異報人了。

大砲聲已隱隱傳入大同，民衆心理上大概有了小小騷擾，電局同人已開始向安全地帶前進，最令人無辦法的是車的問題，軍興後汽車征作軍用，火車現僅有工程車至懷仁，時局是那樣的危急，通說不定一刻之後即將行不得也，無辦法，同行三外人暫留大同，我遂乘平綏路最末一次開往口泉的車到口泉去看看再說。

口泉爲大同之一鎮，所產之清煙煤聞名世界，鎮不甚大，只千餘戶，煤礦居鎮之東南山上，以晉北礦務局最大，保管公司次之，三義公司又次之。三公司日產約四千餘噸，自晉省府辦理統銷開設大同煤業公司後，各礦因彼此競爭日少，業務日上蒸蒸日上，大同清煙煤極適合工廠鍋爐之用，如實業家充分利用，在口泉設立毛織等廠，原料綏遠等省供給不盡，再有就近廉價之煤，實利莫大焉，不過，大同現已岌岌幾難終日，行見大好寶藏，送之敵方，徒令

人長太息也。

口泉無車輛，與大同一樣，很多晉省旅綏人士，經衆難夥決定徒步南下後，一大批行李，帶既不能，賣無人購，遂只好棄置道上，不顧而去，我深感覺，平時人物有主，但今外患方來，已非復舊觀，人物無助力保護，決難由我安適享受，國難後閻錫山主任曾主張有錢的出錢救國，確係至善之策，現在國際戰才開始，國家需要極大的戰費，有錢的人們應當及早儘量供獻國家，不然假設到了國亡家破的時候，任你百萬家私，終非已有，後悔來不及了。四十里步行到懷仁，因敵機日來轟炸，晝間城門不開，城外人跡難尋，昔北宋楊業金沙灘與遼大戰之地即在附近，傍晚有軍用汽車南下，以有代價的人情帶我南去，夜雨森森，汽車行于泥濘中，與道旁之人聲馬嘶，叫我們領略一些戰地滋味。

十三日午車過雁門關，山顛我軍於二年前即已在山佈防，防事之堅，可慨想見，山頂北望，一碧平原，在戰略上，在形勢上，我中華民族之存亡生死，將決定在這一帶的戰爭。

雁門以內，地方情形，緊張之情緒中，秩序極良好，陽明堡，原平鎮，忻縣我均停留，至十五日始抵太原。（九月十六日，太原。）

二・從南口鏖戰到退守雁門關

記者於上月杪到此，適值晉北戰事激烈，敵機每日數次飛襲太原，時局緊張，已達極點，淞滬，津浦，平漢，晉綏四綫戰事，均以淞滬一線關係抗戰全局爲最大，然其餘三綫，若被敵突破任何一綫，亦必使我軍事上發生極大困難，故對此四綫在戰略之運用上，或又有輕重緩急之別，然就其相互之關係言，則應等量齊觀，不能有此輕彼重之分。淞滬戰事，我幾將苦撐兩月，其餘三綫若亦能同樣持久，則侵略者勢將無所施其伎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記者今身處第二戰區（晉綏），只就此區戰事言，深感陣地轉移過速，地方長官自閻錫山以下，固多於抗戰決心，民衆亦同仇敵愾，爲政府後盾，宜在軍事上有持久之表現，然目前之戰局情勢，終不能令人滿意，殊爲憾事，我爲虜侵略國，自不望收速效而在軍事上有一日千里之發展，若能固守一綫，或步步爲營，以攻爲守，十日半月，雖退亦只限於十里八里，對全部戰局，必有裨益，今竟於月餘以來，喪地數千里，先失察省，繼陷綏東，晉北十

餘縣多已淪於敵手，新陣地且移至雁門關以內之五台縣寧武之線，太原且爲危城，令人寒心。國人幸莫享慶東線之勝利而忽視西線之現狀，應知西線失利，亦將危及全局，敵近不攻綏西與平漢，轉而以主力進攻晉北，其重視此方面之發展甚爲明顯，良以太西方面有飛機揚，兵工廠，與正太同蒲兩路，攻下太原不惟可以策應平漢進攻，且可控制陝北，西安，潼關，洛陽，故晉北戰事關係我抗戰前途甚爲重大，今幸中央與地方當局已作萬全之策劃，一面集生力軍數萬，攜帶優良武器，增援晉北，期固守新陣線而伺機圍殲雁門關以內之敵，一面嚴令負責方面以粉身碎骨之決心，保衛太原之安全，晉北戰局不久當可有奇突之發展，目前爲抗戰之開端，暫時失利，在軍事上言，無容張皇，只要我能固守最後之據點而堅決出擊，轉敗爲勝，並非難事。吾人對目前晉北戰局亦當作如是觀，惟吾人對過去失敗之原因，不應諱疾忌醫，應詳加分析，明明白白告訴國人，以作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由南口至雁門關戰事節節失利之原因固多，綜合言之，約有二端：一爲若干重要將領，缺乏民族觀念，戰守不力，不惟破壞了整個戰略，且使同戰線之友軍受了連累，遭重大損失。次爲兵力之分配上，未達於理想之完善程度，致要隘迭失，不戰而退，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特分論之：

察哈爾戰事之失利，由於劉汝明有意無意的破壞既定戰略，故縱敵方與漢奸在其左右與張家口作公開的活動，致我勇敢的湯恩伯高桂滋傅作義等部，遭受重大犧牲，察省終於不保，此已爲世人所週知。無庸贅述，察省既失，若能於天鎮方面，力守天險，亦可予敵乘勝西進之企圖一打撃，保障綏北綏東與晉北之安全。然天鎮守軍李服膺既未能如期完成工事，敵來攻時，又不戰而退，天鎮以西既無險可守，敵乃由天鎮直趨大同繼陷豐鎮，綏東與晉北之聯絡遂被切斷，綏遠僅有民兵與馬占山趙承綏等部騎兵，戰鬥力薄弱，至此綏遠全境遂不難入於敵之掌握，集寧至歸綏一帶之情況，當局未見公佈，無從證明，閏錫山四日夜間在紀念週上之報告，亦只言歸綏尙在我趙軍固守中，歸綏以東之情況並未說明，記者據最近由歸綏間道回晉之公務員稱，豐鎮失守時，我國民兵三千餘人已作壯烈犧牲，縣長亦殉城，集寧（平地泉）之工事雖堅，但無重兵駐守，騎兵無能爲力，當敵抵集寧時，國民兵不多，馬占山因勢不可當，乘鐵甲車西去，歸綏公務員亦全部離綏，省政府主席初由趙承綏代理，趙赴包頭後，改由商會主席代理，敵軍因綏西無威脅，乃改以主力進攻晉北，故未入歸綏，僅有便裝日人數名前往，城內平靜，一切尙無變化，由此觀察，綏遠全境之情況，當不難想像而知，不過我在包五一帶已有重兵配備，不久當可西進也。

敵陷大同後，我若能集合兵力，與敵在雁門以北鏖戰，或有收復大同，驅敵於察境之可能，即不幸而敗，守雁門，亦可先予敵以重大打擊，使我退守較為從容而有利，不幸劉汝明，此時又投一暗影，將我軍事計劃打得粉碎，我軍乃不能不倉皇退守雁門，敵亦不戰而下我雁北要隘，雁北十餘縣終於不保。

劉汝明由張家口敗退後，即駐守晉察交界之蔚縣，蔚縣爲雁門右翼之屏障，蔚縣失守，則敵可威脅我大同與雁門關間之陣地並抄入關內，當時中央爲調整各綫兵力，調劉部於津浦綫，但令劉須於第八路軍接防部隊到達後再撤，劉未遵令，於接防部隊未到前，即行開拔，劉本人則秘密由晉北過太原石家莊赴津浦綫，致敵軍不戰而佔蔚縣，連陷我靈邱廣靈渾源諸縣，威脅我圍城口平型關茹越口大石口小石口諸要隘，我大同以南部隊之後路感受威脅，乃不得不倉皇退守雁門關之長城綫，至此我對綏遠不惟不能顧到，即晉北十餘縣亦不能不節節放棄，劉汝明貽誤軍機，不知是何居心。

我軍退守雁門關一帶以後，倉卒間兵力分配未妥，若干部隊已無門志，高桂滋部因無援軍且少接濟，犧牲重大，此時若非傳作義高桂滋劉茂恩楊愛源諸將努力支持，若非我空軍威力鎮壓敵軍（某次我機在某口一次炸死密集前進之敵軍二千餘人），若非第八路軍及時趕

到，則雁門關一帶必陷於極難想像之情況，太原亦必感受威脅。

雁門爲一天險，加閻氏費千餘萬元之國防費於此，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然雁門東西各小口之天險與工事均不如雁門，我重視雁門而敵則避實擊虛，專以主力攻平型關等小口，且由平漢線，板垣師團加入作戰，乘我不備，於上月抄攻入茹越口，抄至平型雁門之後，陷我主力軍於不能不退之勢，敵初入口雖只一二千人，但我繁峙與代縣均不能守，只得以前五台縣寧武間爲新防線，閻下令各軍死守，不許後退，雁門外現尚有我第八路軍游擊，牽制敵之後方，我主力軍又已增援，戰局最近當可好轉，日來太原已較安定，晉鈔亦較前日稍漲。

劉汝明，李服膺以外，尙有何，亦與劉等爲難兄難弟，何部騎兵由潼關開至雁北平魯一帶，沿途紀律欠佳，到前方後又觀望而不積極作戰，敵由朔縣攻楊方口時，何部不惟不戰，且避開井坪，讓敵前進，雁門失利後，何又不戰而南退，此類高級將，真對不起國家民族，對不起各線壯烈犧牲之兵士，令人痛心。（十月六日，太原。）

三・李服膺之死

李服膺於本月三日，判決死刑，施槍決，人人稱快。此事不惟表現閻錫山抗戰之決心，且關係全面抗戰之前途至大，不可不記。

李服膺，號慕顏，年四十七歲，山西崞縣人，與傅作義，王靖國等均爲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畢業生，畢業後初在段祺瑞組織之邊防軍任連長，後被閻召回晉省服務，與傅等同任排長，歷次擢升，至今任陸軍六十一軍軍長兼六十八師師長。

李雖爲軍人，但好弄風月，文字雖欠通順，但頗愛讀書寫字，常作不合平仄之歪詩以自遣，每日寫『幾點起床，幾點吃飯，幾點睡覺』式的平凡日記，因此軍中事無論大小，均委諸部屬辦理，日久積弊遂深，黑幕重重，李又好色好財，姬妾不下六人，太原崞縣大同等處所置田產房產無數，大同較大商店，至少有半數以上屬於李，長官如此，部屬遂起而效尤，於是名級軍官假公濟私，無視軍法，對軍務直等閑視之，故晉軍中以李部紀律爲最壞，若與此類軍人談民族危機，國家觀念，無異對牛彈琴。

李被圍由排長提拔至軍長，如遇之隆，可謂無以復加，歷次對內外戰役中，李部每戰皆北，閻均未深究，反信任日深，至今爲閻所最接近的將領之一，然李不知自愛，反恃寵生驕，無視軍令，成爲常態，此次平綏路戰發生，李守天鎮，事先未能如期完成工事，日軍來攻時又不戰而退，所部士兵幾全部潰散，迄今尚在雁北各縣過土匪生涯，近來由綏開道來晉經過雁北之旅客，多遇李部潰兵收『救國捐』，致財物兩空，天鎮失守，關係晉綏抗戰最大，大同陷落，晉綏聯絡被敵切斷，綏東不保，晉北戰事直移至五台，均爲天鎮失守之後果，李死尚有餘辜。

天鎮失守後，閻下令拿辦李氏，上月杪解至太原，此次雁門關軍事失利，閻回太原後，爲振作士氣而儆效尤，決將李氏處以重刑，三日晚，閻在綏靖公署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審訊李氏，綏署大堂設一長公案，上燃臘燭六支，（不用電燈而燃臘燭用意不明），閻親任審判長，謝謙，李德懋任審判官，張克忍，薛鳳威任軍法官，閻坐正中，旁聽者有綏署高級官長及趙戴文等數十人，關防極嚴，九時許閻升堂，提出李氏審問。

李服灰色短裝，戴棕色絨帽，着青色布鞋，未帶刑具，立於閻之對面，見閻後行一鞠躬禮，閻首問：『你爲甚麼違背軍令，不援南口？』李答『沒有車皮，沒有汽車。交通不便

』，閻繼問『你爲甚不如限期完成工事』，李答『沒有材料』，語語支吾，毫無理由，審問達三小時之久，閻之訊詞綜合如下：『你無故放棄要地，罪應處死，此外晉綏軍紀律，以你的部隊爲最壞，足見你馭下不嚴，以致擾害地方。國防工事，以你所担任者爲最遲緩，足見你監工不力，以致貽誤戎機。就此兩事，亦應處你死刑，我將你自排長提升至軍長，實望你爲國報效，不想你壞到如此境地，今日處辦你，實使我傷心掉淚，我不願你的同事審判你，我親自審判你，但我不能因私害公，至於你的家屬，我自然爲你照料。』

至夜十二時審訊完畢，閻最後對李說：『這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的問題，』意謂愛莫能救，閻當對李表現出十分傷心的樣子，語畢即回頭入內，李此時尙不知將處己以死刑，還問趙戴文『怎麼辦呢？』趙未及答話，審判官即展開事先寫就的判決書宣讀，趙亦因傷心而去，判決書主文如下：『李服膺不遵命令，無故放棄應守之原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宣判後，審判官詢李有無話說，李無詞，法官乃喝令上綁，士兵數人執法繩上前上綁，李尙從容，惟面色發黃，法官旋又喝令登汽車送往法場正法，李腿顫不能行，兵士二十餘人，扶李登車馳去，抵刑場（大教場）時爲十二時半，因係黑夜，連擊四鎗李始斃命，當即

人棺收殮，當時其家屬尙不知惡耗。

李爲中將，我國中將明正國法者，聞李爲第一人，閻坐綏靖公署大堂審案，公開判處其部下高級將領以死刑，亦爲第一次。李死固快人心，但此次短期抗戰中，與李應治同罪者，應不止一人，我們希望各戰區司令官應看看閻的榜樣才好。（十月四日，太原。）

四．保障華北必先得衛山西

九國公約會議將要開幕了，這個會議既以調解爲目的，當然是要我們吃虧要日本適可而止，所以我們對之不必存任何期待和幻想，一切問題之解決全靠我們自己，不過，這也算目前主要的國際會議，因國際觀瞻所繫，日本在最近期間，定要拚命的向我進攻，企圖挽回他們四個月以來對我們久戰不支的恥辱，並造成既成事實，威脅各國，使這個會議的結果相當的有利於己，我們當然也要在這個會議的前後，拚命的抵抗，至少要使敵人不來前進一步，保持我們民族的榮譽。目前的山西戰事正是敵我爭勝，死活關頭，敵人正以全力進攻山西，我們也以全力保衛山西，這在政治上戰略上和經濟上都有重大的意義。記者最近由晉北前線

來到西京後方觀察，旋又回潼，沿途訪問各軍事長官及地方當局，無不對山西戰事予以重視，然反觀強敵將要壓境的陝西同胞，對山西戰事以缺乏比較深刻的認識，對陝西所處的地位也漠不關心，因而還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緊張情緒，各方面的準備都欠充分，記者茲特將各當局所談山西戰事之重要性，由政治上，戰略上和經濟上加以說明，進而說明西北在山西戰事中所處的地位及其應盡的責任，藉以策勵陝人並作全國抗戰的參考。

就政治上言之，數月以來，我在淞滬方面的英勇抗戰，既已挫敗頑敵，使敵人在精神上大受打擊，然而同時我們在華北方面也要站得住腳，才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平津察綏之全部及冀魯晉之一部雖已失守，不足以使我們失望，只要我們能守住山西，則華北的局勢終有挽回之一日，在某種意義上說，山西之重要性，不減於淞滬，並不能說我們的領土那一部份可以放棄，或那一部份可以保衛，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的武器技術和兵力都不如人，在過長的戰線上，總要有個輕重緩急之別，抓住比較重要的據點，抵抗強敵，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目前我們之所以重視山西，就是這個理由，平津假若是華北的頭腦，則山西便等於心臟，所以敵我在山西之爭奪戰，是華北生死存亡的關頭，山西的得失，無論在國際或國內都有極大的影響，山西的中部若為敵人所得，敵人便可很快的完成其對於華北主要部份的統

治，形成新的偽組織，那時縱然我還能在冀魯晉的南部繼續抗戰，使偽組織的肢體不完，然而這不能阻止敵人開始宰割華北，並在國際間誇揚其勝利，如此，在國際方面，將引起各國人民對我民族之蔑視，增加各友邦對我援助之困難，而日本國內反對戰爭的和平民衆，亦將因其軍閥兇焰之繼續高漲而消聲匿跡，阿比西尼亞那個半開化的小小民族，抵抗義大利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還支持了七個月之久，我們若在短短的三四個月以內，便喪失三百餘萬方里的華北五省，置八千萬同胞於死地，國際間對我們將作何感想？我們自己不爭氣，友邦將何以助我？我們只有在持久的抗戰中，消耗敵人的兵力和財力，降低強敵的聲譽，增高我們的國際地位，才能加強友邦對我援助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目前保衛山西和保衛淞滬同樣是持久戰的條件之一，就國內言，山西土地在華北五省中不過佔六分之一，然而因爲牠的地位是華北的心臟，其得失則關係全局甚大，我們若能持久的支持下去，或驅逐強敵出山西，不但可以增加全國人民抗戰的自信力，而且可以維繫已失各地的民衆對我政府收復失地的希望心，不願做敵人的順民，可以使平津各地的漢奸有所顧忌，不敢肆無忌憚的做出賣祖國的賊子，可以使東北四省的愛國志士，此伏彼起的爲祖國效忠，不至因失望而灰心喪氣，可以使敵人永遠的忙於戎馬奔馳之中，不能專心的宰割華北，反之，山西若失，將使我

民族在精神上受一極大的打擊，爲敵人增加無限的便宜，政府要在政治上維繫人心，便要積極保衛山西，要以保衛山西爲收復一切失地的出發點，我們永遠的不能離開黃河以北和以東，我們永遠的不能存着以黃河爲界與敵人和平共居的蠢想，有人說九一八以後，我們若能守住熱河，使敵人不能實現以『長城線』爲『僞國界』，以長城內十餘縣爲『非武裝區』的計劃，則敵人絕對不能專心的宰割東北，東北義勇軍當時已經發展到七十餘萬，也不至於在短期內便被敵人消滅下去，現在東北的義勇軍正在重新生長着，平津冀魯察綏晉也有生長，義勇軍的最大前途，只有一個條件，我們要保住山西。

就戰略上言之，敵人爲甚麼不先攻佔山東和河北之全部，中途却改而以全力進攻山西呢？第一敵人知道我們已經爲抗戰到底的決心，知道我們的戰鬥力並不爲他們所想像的那麼不行，知道要把我們打到黃河以南，那是馬上不容易辦到的，他們現已得了平津察綏的全部和冀魯的保定，滄縣德縣石家莊等地，已勉強的可以控制冀魯兩省了，假若再能攻下太原，他們便可以在國際間宣傳他們的勝利，便可開始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的僞組織，以既成事實擺在列強的面前，阻撓列強說話的機會，然後再徐徐以較長時間，向黃河北岸發展。

第二，天津和山東方面，敵人可以利用優越的海軍，易於控制，冀魯兩省亦多平原，敵入易

於發揮其砲火的威力，惟有山西是表被河山，金城湯池，不易攻破，且使冀察綏也永遠不能安枕。第三，敵人侵我的目的，並不限於純經濟的方面，還有政治的和戰略的方面，牠佔了山西，便可進而向我西北發展，不惟察綏安，還可以控制我甘寧青陝，不惟可以完成對於蘇聯和外蒙的包圍綫，還可以截斷我與蘇蒙的聯絡，我們西北有複雜的民族問題，敵人在我西北邊疆已做了數十年的分化工作，牠想把『回回國』的理想變成事實，必須先佔山西，反之，山西若能在我們的長久支持之中，我們隨時都可以截斷平綏路，東下而收復察平，西進而收復綏遠，隨時都可以利用太行山脈的天然地形，由各處截斷平漢路，收復保定平津，即使我們暫時不能達到收復失地的願望，也可以保守山西因而牽制敵人極大的兵力，使牠永遠的疲於奔命，不能完成對於華北的統治，不能進而侵我西北，則我們的機會愈多，國際風雲日急，日本是今後國際事變中一個重要腳色，牠不能長久的埋頭宰割我們，機會一到，我們便可殲滅敵人，目前就兵力和當局的決心言，山西的局勢是大可挽回的。

就經濟上言之，山西的一般工業，均不如平津冀察魯，就農產物言，除棉花為特殊產品外，其他均在華北不居重要地位，就鑛產言，除煤以外，鐵銅金等均次於冀魯，日本侵略山西，在經濟上就重視山西的煤，山西煤的儲藏量可以供世界一千年之用，不惟在華北居於第

一位，即在全國亦無出其右者，全國煤的儲藏量約爲二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華北五省約爲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佔全國百分之五十四，山西約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居全國二分之一強，十六倍於日本煤的儲藏量，就產額言，全國每年約爲三二・八〇〇・〇〇〇噸，華北約爲一四・三〇〇・〇〇〇噸，山西約爲二・七〇〇・〇〇〇噸，次於河北省，居全國之第二位，山西九十餘縣中，有五十餘縣爲產煤區域，可謂遍地皆煤，各縣煤田面積合計約一五・二四平方公里，炭層合計約三八九米，無煙煤之儲藏量爲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有煙煤約爲八七・九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紅煤約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其數字真是驚人。

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有無限度的發展，只要侵略別的國家，擴張殖民地，擴張殖民地的目的，不但在爲日貨開闢市場，而且在爲其工業開闢資源，牠既以侵略爲擴張其國力的手段，軍需工業的發展便屬必要，而因軍需工業的原料——煤鐵棉鹽等也就急需了，爲滿足這種急需，我們的東北和華北便是最好的侵略對象（因爲他們的侵略不完全爲純經濟的原因，還有政治上和戰略上的原因，所以他們的侵略行動，也就不見得限於有鐵煤等原料的地方，這一點又當別論了），因爲我們的東北和華北有大量的煤鐵棉鹽等原料，可以相當的滿足日

本的急需，以前日本侵佔我東北，相當的解決了鐵煤棉鹽的問題，然而還不能滿足，東北的氣候根本上不適於植棉，所以補充煤鐵鹽等原料並解決棉的問題，必然的繼續侵略華北，就鐵言，全國儲藏量約十三萬萬噸，華北五省佔一萬七千萬噸，居全國七分之一，東北四省約八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噸之多，佔全國三分之二，比較日本多五倍，再加上冀魯察等省的數字，日本自然可以夠用了，就棉言，我國每年棉的生產額約爲一五・九〇〇・〇〇〇市担，華北五省爲五・九七〇・〇〇〇市担，佔全國五分之三，五省以山東產棉爲最豐，河北次之，山東每年產額約爲二・五〇〇・〇〇〇市担，幾佔五省二分之一，日本自然也相當滿足了，就鹽言，全國十三個大鹽場，東北佔六個，華北佔四個，日本自然不至於再發生鹽荒了，若山西無限多的煤藏量，不爲日本所得，在日本當然認爲是美中不足了，所以只就經濟言，西北和華北的任何東部份失去了，都是我們極大的損失，而山西的煤多的驚人，更使我們不能輕輕的斷送於敵人。

無論就政治上，戰略上，或經濟上言，敵人都非侵略我們的山西不可，我們也非以全力保衛山西不可，我們再進而觀察山西與西北的形勢，當更明白山西之重要，山西之西與陝西只隔一條黃河，山西南部之風陵渡與潼關也只以黃河爲界，因爲黃河到潼關的河床較狹，敵

人不需渡河就可以截斷隴海路的交通，陝西的北部與綏遠之伊克昭盟接壤，伊盟北部的包頭已失，陝北向林一帶已成國防前線，包頭榆西南前進就是寧夏，所以寧夏今日已非後方了，假若敵要進攻寧夏，則陝西的西北部也要感受威脅，若敵以佔領山西以後，分路西進，則陝西有三面受敵的危險，我們預想，敵人絕對不能佔我山西，也絕對不能侵我西北，我們不是宿命運論者，我們的勝利只有在全民族堅決的抗戰中才能獲得，假若我們自己不爭氣，敵人絕對不許我們的西北變成世外桃源，若西北因山西戰事之影響而發生動搖，則整個抗戰的前途也要發生極大的困難，所以我們首先要喚起西北同胞，特別是陝寧兩省的同胞，一致起來爲保衛山西而盡其最大的責任，其次希望陝寧兩省同胞覺悟其今日所處的地位已是國防前綫，不允我們再因循苟且了，就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言，陝西是西北上的中心，陝西同胞在西北上應負起抗戰的領導責任來，快起來做救亡工作，山西戰場上的血腥已由受傷的戰士帶到西京了，陝西的同胞還能無感觸嗎？

陝西同胞還有人認爲陝西有黃河爲天險，能夠阻止敵人西進，又有人認爲敵人的侵略將以黃河爲界，不會繼續西侵，這完全表現出陝西同胞的苟安心理，對前方的浴血抗戰漠不關心，即使這種苟安的希望能夠實現，難道華北三百萬方里的土地淪爲異域，八千萬同胞變爲

奴隸之時，我們就能安處於黃河兩岸而無所動於中嗎？事實上，假若國際環境有利於敵人，假若我們不辛苦，敵人絕對不會使西北苟安的，目前敵人正集中力量進攻山西，不然寧夏和陝北是否有今日那樣安靜，頗成問題！

陝西一般的情形極為鬆懈，後方的工作如救護傷兵，救濟難民等事，都缺乏充份準備，我百戰中的傷兵到西安，下了火車無人抬，後來各校學生抬了，又缺少担架，醫院醫生和藥品都少準備，鄉間徵兵完全由豪紳把持，有錢有勢的竟可以逃避兵役，弄得人心不安，各地散兵不斷的逃到陝西，在鄉間擾亂治安，冬防已屆，這是後方一大問題。民衆運動極為消沉，社會間彼此還不免發生磨擦，這却是不應有的現象，陝省軍政當局現在已開始注意了，黃帝的墳墓就在陝西，我們希望陝西的同胞勿成黃帝的不肖的子孫，使黃帝的墳墓為敵人所踐踏。（十月二十七日，潼關。）

五・娘子關棄守前後

娘子關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失守了，敵人踏進了山西的東門，平定和陽泉於二十八至三十

一日相繼淪陷，敵人入關以後前進了七八十里，我因戰略關係，一面在陽泉各山頭苦撐，阻敵前進，一面在陽泉壽陽間某地佈成新陣地，候援反攻，我當局爲挽救東路危局並規劃山西全部戰局，已一面令北路我軍由忻口後退四十里至某地佈置新陣地，與東線新陣地形成一西北至東南之直綫，互爲策應，一面調某軍之劉茂恩師由和順方面向平定與陽泉之敵側擊，同時第十三軍湯恩伯部由某地徒步馳往壽陽前方增援，劉師已於二日到達目的地，將陽泉之東山頭奪回，阻大隊敵軍西進，湯部大部份已於二日至三日過榆次到達前方作戰，此爲三日以前記者所知的事實，目前情況如何，尙不明瞭，由以上的情勢來判斷，山西戰局目前確已達新的嚴重階段，聞當局已在平漢線增兵反攻，謀向石莊方面前進，威脅娘子關敵之後路，如各線均不失時機，則山西戰局或有挽回的可能，否則東北兩路在戰略上將不能不有重大變化，今日聞新佈局已在進行中，對入關之敵採取大包圍。

就目前所知，太原和榆次太谷一帶尙無特殊變化，我當局決與太原共存亡，閻錫山仍坐鎮太原，外傳已移駐汾陽說不確，黃紹竑仍坐鎮壽陽附近，外傳已移駐榆次說不確，傅作義任太原守城司令，已築成鞏固的守城工事，同蒲路交通今日仍照常通行，北上車今日已不直達太原，最北只能到太谷，敵爲擾亂我後方，破壞我交通，阻我生力軍增援，故近七八日以

來不斷的以大隊飛機轟炸太原榆次太谷諸地，潯陽一帶的橋樑路軌亦時被破壞，太谷至介休一帶同蒲線上亦時有敵機追我傷兵難民列車掃射，但我路員極爲勇敢，白晝均遲地避敵機轟炸，下午五六點鐘，敵機去後，即紛紛回站，趕修橋樑路軌，晚間開車，故前數日運輸尙無大礙，記者三十一日晚九時由榆次赴潯陽前方視察，因時在深夜，諸多不便，且要趕夜車回榆次，故略向關係方面探詢後，即乘車西返，一日晨到達後，即赴鄉村避敵機，至三日晚始乘車赴太原，過了一宿以後，次晨八時許即入地洞，忽入忽出的過了一個整天，下午六時許始出地洞，因留太原極感不便，飲食和工作均有困難，當晚又爬上軍用車離開太原，本想在太谷下車暫住，但情勢不許，爲工作之便遂南行在臨汾下車，這個地方現在成了晉南的一個重鎮，擬於工作完後，再北赴平遙介休一帶視察，目前同蒲路車運極爲擁擠，南來車多，均乘滿了傷兵和難民，車頂上也無隙地，北上車頗少，乘客亦甚寥寥，因敵機時掃射客車，上月二十九日在榆次與介休間曾射死四十餘人，故人多視北去爲畏途。

晉北戰事，近因陣戰與游擊戰有適宜的配合，所以迭獲勝利，使敵不能越忻口一步，假使我們還可增加一兩師兵力一定可以將雁門關內之敵圍包殲滅，使他們不能生還一個，我當局爲完成殲滅之任務，不久以前當川軍將到東路之時，遂將東路之馮欽哉軍調往忻口，同時

爲調整東路兵力，一面令劉茂恩師開駐平定以南和順一帶，鞏固娘子關內迤南之防線，防敵由平漢綫西進，一面令川軍接防娘子關右翼，協同孫連仲之二十六路軍，負守該關之責，不料馮部方調忻口一旅，東線已發生變化，致影響了北路戰事，此時不能不以全力應付東路，惟北路我仍佔優勢，敵尙難乘東路之危而前進，目前只要東路可以抵住，則山西全部戰局尙可挽救。

東路發生變化的原因，並不由於馮軍之北調，我們要明白各方情形，必須從抗戰開始的時候說起，當抗戰開始的時候，晉綏的威脅只有晉北綏東，所以山西的軍隊差不多全部均集中在那一方面，就娘子關方面說由關外至關內的陽泉百餘里中，只有一團砲兵駐守，山西的西北和東南都極空虛，當晉北戰事演變到雁門關一帶，當平漢綫演變到石家莊一帶時，山西的東北，西北，和東南都感受威脅，娘子關方面特別緊張起來，然而那時候山西的兵力已不夠分配了，閻氏便請中央統盤策劃，閻氏初本認爲以晉綏的兵力而論，總可以抵抗兩二三年，不料晉軍李服膺華節失利，不到一月，綏遠和晉北全部陷落，實出閻氏意外，中央乃急向山西方面配備兵力，調某軍之林師駐防山西東北，賀師駐防西北，劉師駐防東南，及某某數部增援晉北正面，後來石家莊方面我軍因漚沱不守而感受威脅，中央爲鞏固娘子關防務，

乃自動的放棄了石家莊，將石家莊附近之孫連仲與馮欽哉兩部，移調娘子關內外，此時駐守娘子關內外的砲兵團早已不奉命令而撤入關內陽泉一帶，若敵人很快的由石家莊西進，則該關失守當早在半月以前，因孫馮各部有數萬之衆，由井陘平山一帶前進，不能很快的到達防地，敵人很有機會先行衝入也，幸當時天下大霧，我軍移動有掩蔽，比較迅速，敵方則受霧之妨害，不敢冒進，我軍得以安然到達該關，然一到之後敵即蹤至，倉卒應戰，情勢極為陰惡，聞當局已將那一砲兵團長槍決，確否不知也。

娘子關外之稍偏東南處有一矗立之山峯名雪花山，因較娘子關尤高，故兩者有唇齒關係，雪花山之得失關係娘子關之安危頗大，敵若佔雪花山則娘子關便不易守，當時我軍由馮欽哉部較有戰鬥力之趙壽山之十七師負責守該山之責，不幸該師因在平漢線久戰之後，損失較馮部他師爲大，終不能敵敵之砲火而致失去該山，自此以後，娘子關不斷的感受敵人威脅，能守數十日之久，已算幸事，辛亥軍革命之役，曹錕部將進攻山西，即因先佔該山頭而在娘子關獲勝，該山關係之大，由此可知。

敵佔雪花山以後，即以全力進攻娘子關之舊關（因正太路入關時另闢山洞，故名昔日舊道爲舊關），最初由馮欽哉率其工兵營與教導團力守三晝夜（十月十二日左右），敵我均損失

甚重，我營長兩人受傷，敵死傷則有千餘人之多，此爲東線作戰之初，最雄壯的一役，亦爲薄部作戰以來最可紀述的一役，不過當最緊急的時候，若無孫部增援，勇敢抵抗，則娘子關關恐已於十三日失守，決不能繼續守十餘日之久，孫部於廣溝橋事變之始，即首先開至良鄉，三四個月以來，轉戰冀晉，較華北其他任何軍作戰的時期爲長，戰績亦甚佳，損失因而特別重大，孫將軍至今親率疲憊之師，在娘子關以內苦撐危局，日前當敵攻至陽泉以西十餘里之某地時，孫親率工兵營與輜重連，臨陣殺敵，與敵作白刃戰，我士兵前仆後繼，氣終不餒，記者曾在壽陽親見滿身刀傷的戰士數人，仍對記者侃侃談殺敵情況，若忘其痛苦，令人肅然起敬，說者謂平漢線與正太線若無孫部，其危險情況，殊難想像，孫處處服從軍令，堅決忠烈，堪稱民族英雄，所部士兵紀律嚴整，勇於爲國犧牲之精神，亦堪傳誦千古。

當本月二十六日左右，川軍接防右翼，方達陣地，原守軍因急於赴後方休息，見接防軍已到，即移出陣地後退，川軍陣地不熟，又乏經驗，適敵以兇猛之砲火來攻，倉卒應戰，遭受極大的犧牲，敵乃乘機猛進，佔我娘子關，并繼續入關陷我陽泉平定，壽陽爲我正太路西來的最後一個險要，援軍到後，目前情勢如何，尙不明瞭，東線在最近數日內，若能反攻得利，則太原之威脅可減，晉北陣綫亦不至再受牽動，壽陽距榆次一九〇里，榆次距太原六〇

壁，爲一片平川，我必須在壽陽以東以全力反攻，否則同蒲線將在榆次被敵切斷；太原陷於孤立，而晉北我陣地將受極大影響，因戰略關係，恐將不能再由石嶺關（太原北一百里）再向南移動，如此則山西東西戰局均要發生極大變化，靈石一帶的韓信嶺將爲我與敵決戰的新戰場。

東線戰事失利原因，總括起來說，主要還是由戰術上有缺點，敵以少數部隊，一往直前，實行中央突擊，其後方極爲空虛，我方不能向敵後方迂迴，始終在正面等着挨打，致犧牲大而收效少，這並不是我們的當局的措置錯誤，而是東線的兵力不夠分配有以致之，分別起來說則有下述各種原因，第一，孫馮各軍特別是孫軍，作戰過久，犧牲過大急待休息，因而兵力不足，在戰鬥上不能充分發揮威力。第二，川軍對此較大規模的國際戰事，缺乏經驗，且軍械不良，地形不熟，倉卒應戰，自難當敵鋒。第三，右翼兩軍換防，稍欠從容。第四，受平漢線戰事失利影響，山西東面的門戶全部感受敵人的威脅，因而牽動全局，實堪痛惜！

記者以前曾屢次說明山西戰事之重要性喚起國人注意，號召全國民衆起來保衛山西，現在山西全部戰局幾因東綫之失利而牽動，我們是不是要因此而悲觀，失望，懊喪呢？不，絕對的不能如此，目前我們的當局還正在挽救危局，而且若不失時機，還有挽回的相當希望，

退一步言，即使東線無可挽救，即使太原不守，甚至敵人在軍事上還能向南發展，我們也無容失望，悲觀，懊喪，這樣說來，是不是與記者以前分析山西的重要性所說的話發生矛盾呢？不，絕對不矛盾，就戰略上，和政治上言，我們對任何重要地區，都不能任意放棄或輕視，必須以全力去爭取我們能站比較優越的據點，對抗戰上有莫大的便宜，我們不能把『最後勝利』這句話作『宿命主義』的解釋，認為無論我們如何敗退，最後總能得到勝利，『最後』是有時間性的，我們不能把『最後』看成十年二十年或百年以後，我們要儘量的使這時期縮短，越短越對我全民的生存越有利益，我們說山西重要，要起來保衛山西，就是爲爭這在戰略上比較有利於我們的地方，我們並不是說太原失守就是山西抗戰的完結，我們也並不是說山西不守就是全國抗戰的完結，我們只說太原或山西不守將更爲我們增加困難，我們的抗戰既已下定決心，要持久到三年五年，則部份的或暫時失利，只能使我們勇氣百倍的挽回失利繼續努力，絕對不能使我們灰心，失望，我們絕對不能存『以黃河爲界』的亡國思想，絕對不能存『到我們的勘察加去』的苟安觀念，我們永遠不能離開華北或山西，即使敵人打到了黃河北岸，我們是沒有『勘察加』的，華北就是我們與敵人決生死的場所。

爲甚麼說即使太原不守，山西的抗戰還不算完全失敗呢？因爲太原的週圍完全是山岳，

東北、西北和東南，已有我們某軍各師在羣山中打下游擊戰爭的基礎，他們所處的地位將使敵人感到極大的威脅，假若我們再把現在山西境內的其他數十萬大軍分布到太原西南羣山中和正南靈石霍縣一帶的韓信嶺中，則人關的敵人，在四大山包圍中，將成甕中之餒，在長時期，我們不但可以與敵人作持久的消耗戰，還可以殲滅全部敵人，使他永遠不能完成其對於華北或山西的統治；使他永遠的疲於奔命，不能向黃河北岸發展，不能進而侵略我們的西北，在這一區域中的決戰，我有很大的勝利條件，我若勝利，則華北全部抗戰的局面都可以有新的開展，所以目前是我們繼續發奮的時候，沒有失望和悲觀的必要。

爲甚麼說即使敵人在軍事上部份的能發展到黃河北岸，山西的抗戰還不算完結呢？這裏的理由與上述相同，敵人將更自置於我們更大區域的包圍之中，山西的東北上這一個羣山之中，有我們的某軍某師的許旅（很有戰鬥力，政治教育也很好）和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所部，共約四五萬人，這一區域中的阜平，唐縣，曲陽，行唐，靈壽等縣（河北省），靈邱，廣靈，五台，懷仁，渾源諸縣（山西）蔚縣（察哈爾）和遠在東北方面的北平西北之門頭溝諸地，都散布了我們的遊擊隊，這一個區域，不但是保障山西東北的一個堡壘，而且是位於冀晉察綏和北平之間，並位於平漢，平綏，正太和同蒲四個鐵路之間的游擊戰爭根據地，敵人不可

易攻入，我方則隨時可以腰擊平漢路，收復冀北，腰擊平綏路，收復察哈爾和綏東，腰擊正太路或同蒲路，截斷敵人的聯絡，使之首尾不顧，這是支持華北持久抗戰的一個最重要的基點，山西西北的羣山中，有某軍的某師，一月多以來也打好了一個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平魯、朔縣、神池諸縣已布置了我們的游擊隊和民衆武裝，這一個區域不但是保障西北甘肅的堡壘，可阻敵人向西北前進，同時還可以隨時出擊綏西，收復綏西，山西東南這一個區域中，已有某軍某師正在那裏建立游擊戰爭的根據地，這一個區域不僅是保障河南的堡壘，可以阻敵人向黃河以南前進，而且隨時都可以側擊平漢線，進而收復冀南，現在山西境內的其他各軍，若能及時的分布於上述各區，並以一部分分布於山西之西部，西南部，南部和東南部的各山中，建立游擊戰爭的根據地，與黃河以南以西的軍隊取得聯絡，都是保障西北和河南的堡壘，山西的敵人在這四面羣山的包圍中，也將不能有任何施展，最後必然要獲得囊中之鼯之命運，整個的說來，山西全省是支持全面抗戰的一個極好的極重要的基點，所以我們不能因敵人佔領太原或佔領山西，便認為是華北抗戰或山西抗戰的完全失敗，恰恰相反，這應該才是我們更加努力的開始。

山西的游擊戰爭若能長久支持下去，漸漸的影響到冀察綏的各地，過三五個月以後，在

正確的領導之下，各省以山西爲基礎的民衆武裝，不難發展到三四十萬，在一年以後，不難發展到百萬左右，在再長的時期中，更不難發展到一二百萬，華北有八千萬人口，一兩百萬的武裝組織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九一八以後，在一個短的時期中義勇軍曾發展到六七十萬，華北各省的文化程度較東北爲高，民衆在敵人荼虐的壓迫之下，義勇軍之發展較東北將有更大的前途，如此，則強敵不難消滅，最後的勝利，自然是我們的了。所以華北較之東北是更危險的一個炸彈，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下這顆炸彈去，將要得到最嚴厲的膺懲。

重要的問題就在我們怎樣利用山西這個特殊的地區，怎樣以山西爲基礎而發展整個華北的游擊戰爭，這裏應該提出幾個條件。第一，要我們上至政府下至民衆抱着抗戰絕對不離開華北特別是山西的決心。第二，華北特別是山西作戰的軍隊，無論到甚麼時候應該不使之過黃河南岸，必要時均布置大山之中，政府必須早些在陝北和隴海線的潼關到徐州一帶配備些控制部隊，對不奉命令而向河南河西退却的軍隊，嚴厲制止，必要時可以用機關槍制止，這些望風而逃的部隊，寧可使之順黃河東流而沉入大海，不要使之回到後方來，增加抗戰的後顧之憂。第三，必須以正確方法在戰區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第四，必須動員全國民衆，實現其全民抗戰。這樣敵人將永遠不能鞏固其對於華北的軍事防禦和統治，永遠不能毫無後顧

之憂的侵我西北，永遠不能安靜的開發華北的資源，享受經濟的利益，永遠不能使華北成為日貨的廣大市場。（十一月五日，臨汾。）

六·第二階段的山西戰事

晉東戰局最近發生變化以後，我們在山西的抗戰已形成了新的戰略，山西的戰事目前正轉向另一個新的階段，晉北和晉東兩路正面的軍隊目前正在週密的掩護之下，向新的陣地轉移中，我們的犧牲極少，不久新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敵人由雁門關入口者約五六萬人，由娘子關入口者約三四萬人，形勢既已變遷，我們就沒有再在兩路的正面堵塞敵人的必要，轉移新陣地實爲有利，把敵人讓進來，使他們的後方交通線更見延長，使他們的兵力散開，我們切斷正太和同蒲北段的交通綫不是更見容易，形勢不是更對我們有利嗎？

太原週圍數十里或數百里之外，都是崇山峻嶺，我們在已築成的新陣地上，佈置起來，對集中於太原附近平源之敵人，取大包圍形勢，殲滅這囊中之蠶，不是較忻口和楊泉一帶那

狹窄的戰場更加容易下手嗎？

所以，敵人目前雖然前進了一步，不見得能佔便宜，我們在這一個新的區域中，即使不能馬上達到殲滅敵人之目的，至少也更牽制敵人十萬大軍，作持久的消耗戰，即使我們不能把敵人馬上趕開山西，若能在韓信嶺到黃河北岸支持到一年半載，也就算是我們的勝利了，所以我們希望全國民衆一致擁護政府，下決心支持下去，作戰的部隊應以平漢和平綏路過去一退數百里之錯誤爲戒，應有死在韓信嶺以北的決心！

臨汾是晉南的首府，現在已是『第二太原』了，儼然與數十日以前記者過此時的景象大不相同了，成千成百的汽車大車和駁子，夜間不斷的往來於臨太公路上（太原到臨汾）各旅館均患人滿，市面頓然繁榮起來，日用品和食物大有供不應求之勢，不過，車站上南下的難民和傷兵列車一天一天的增加，車站上的人聲鼎沸，行李堆集如山，敵人的飛機兩日以來均來光顧臨汾偵察，城裏的人民均奉令準備防空，街道的便道上每隔數十步即有掩護壕，人們對敵人的厭惡達於極點，因而在沉寂的臨汾形成一種高漲的抗敵空氣，人民的各種抗敵組織忽然發展起來了，鄉間的老百姓紛紛的到車站上抬傷兵，毫無怨言，這個堯王建都的地方現在竟然變成了國防前線，晉南的人民在救國工作上急應表現出積極的行動。

晉人俗分山西爲三路，即北路，中路，南路，雁門關內外是北路，在政治上言，因閻錫山是晉北五台縣人，所以北路在山西佔着政治勢力。就經濟言上，北路多山，人口稀少，工業均不發達，人民之從事商業者多走綏包，就民性言，北路人民多會『打算盤』，太原至介休一帶爲中路，因接近太原，在經濟上政治上交通上都是山西的中心，就經濟言，工商業比較發展，是山西的富庶之區，人民之經商者多遠走東三省和內外蒙古，富於冒險性，洪洞至黃河北岸爲南路，農業比較發達，人民之從事商業者多走陝甘，因接近，民性受其影響，較北路勇敢而有骨氣。現在北路已失，中路將成新的戰場，南路有韓信嶺（在靈石霍與間）爲屏蔽，故尙進可攻，退可守。（十一月七日，臨汾。）

七．從晉南出擊

山西的戰事現在已漸漸的由邊區轉移到腹地，以太原爲中心的東南西各縣將爲我與敵決鬥的新戰場，自上月末旬晉東形勢發生變化以後，我因種種關係，不能不從根本上改變戰略，從新佈置陣地，配備兵力，北路放棄忻口陣地，從容的向西南方面移動，至本月五日大部

隊已越過太原，未受重大損失，東路方面，自壽陽失陷後，我即自動放棄榆次，向周蒲線移動，至本月五日大部隊已集結於祁縣附近，現在我們的陣線比較延長了，可是我們的兵力又比較以前集中了。

敵人入關的部隊雖號稱十萬，實際上不過只有五六萬人，一方面因圍攻太原要牽制一部份兵力，一方面因維持較長的交通線（同蒲北段與正太全綫）也要牽制一部份兵力，所餘的兵力還要分配於太原以西以東這東西橫亘上千里的戰線上，故敵人雖然前進了一步，牠的困難也增加了許多，我們若能利用敵人的弱點，以山區為根據點，取以攻為守的戰略，則敵人將要吃我們很大的打擊。

我們的西線（左翼）以呂梁山為根據，交城汾陽等縣目前還在我軍固守中，晉北正面的正規軍都安然的集中於該綫了，東線（右翼）以太行為根據，沁縣至東湯關以北均在我軍固守中，生力軍湯恩伯部已增援該綫，至於中路方面，我晉東各軍已集結於此，目前雖然還在祁縣附近，但以地形言，以戰略言，還要自動的向介休附近的高地移動，以霍山（俗稱韓信嶺，亦稱韓侯嶺）為根據，因為由太原經過榆次，徐溝，太谷，祁縣，平遙，介休至靈石以北，這一南北（東北至西南）三百餘里，東西百餘里的區域，是一片平原，無險可守，這一

區域的邊圍，不是一千公尺至二千公尺的高地，就是三千公尺的峻嶺，我們已建成堅固的工程，居高臨下，隨時都可以出擊，所以我們的新防綫，是西起呂梁山脈，中經霍山山脈，東迄太行山脈，對晉南是一個很好的屏蔽，在軍事上是極好的據點，不久的數日以內，我們的新佈置便可完成，目前各路軍事已大致穩定了。

此次我某軍仍固守原防，並未撤退，除晉北的各游擊隊照常增加敵之困難外，另有一部移動至同蒲綫至正太綫之間孟縣一帶山地，一部在正太路之南山地，這兩方面隨時可以截斷兩路交通及娘子關雁門關敵之後路，牽制敵之大部兵力。

我們的形勢雖好，但因晉北和晉東戰役中，兵方有相當損失，目前戰綫延長了，必須增加新的生力軍，同時各軍作戰已久。兵力疲倦，亦非增加新的生力軍不可，聞援軍已源源北來，如此則山西戰事的前途，還是可以樂觀的，若平漢路能同時有所發展，減輕山西東南的威脅，斷敵石家莊之後路，則山西戰局不難有相當開展。

晉南的民衆因強敵壓境，已開始動員了，我們更希望西北各省特別是陝西和寧夏的當局和民衆快快的起來盡保衛山西的責任，全國的民衆也更要把山西的得失加以重視，共起捍衛山西。（十一月十日，臨汾。）

八·晉北戰況之回憶

晉北忻口之役我們犧牲了數萬健兒，這種壯烈的精神，永遠不能埋沒，現在戰事雖然轉移到晉西的腹地，我們對於晉北的戰況應當作一番回憶，以彰我民族抵抗強敵的英勇精神。

當戰事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們爲了保守軍事上的祕密，不能盡量發表，現在晉北已經結束，我們在已過的範圍以內（因爲有許多的戰情當局還沒有公佈，搜獲敵方的軍令等文件當局也沒有發表）自可作一簡略的追述。

當九月末晉綏軍退守崞縣以後，太原已十分危急，當九月三十日敵軍二三百騎兵越過崞縣，劫至原平，太原曾發生極大的恐慌，軍政當局徹夜集議，城門至次晨八時開始，形勢危急，夫有不可終日之勢，因爲晉綏軍在晉北損失（死傷與逃散？）之後，僅餘一兩萬人，且疲憊不堪，當局深知大勢已不可爲，平型關一帶當時雖有第八路軍開到，威脅敵之後方，但正面若無生力軍增援，危機仍難挽回，幸閻氏於十月三日槍決李服膺，使晉軍有所畏懼，不敢繼續後退，同時中央軍精銳部隊六七萬人於此時開到，軍氣民心均爲之一振，忻口戰局才

轉危爲安，太原亦漸趨安定。

當時衛立煌將軍以第口戰區副司令的資格任晉北各軍的總司令，衛將軍的態度堅決，軍令嚴厲，赴事迅速，配備得宜，各軍將士服從命令，士兵勇於犧牲，都是晉北勝利的條件，以前晉綏軍各將領事無大小，都須先請示於閻而後執行，因時常失宜，舉個例子，當圍城口我方將敵人圍困之時，楊愛源擬請空軍協助轟炸，殲滅被圍之敵，此本爲緊急之事，應當機立斷，無須請示，然楊則拘泥於軍令，以電話向閻請示，整整的打了一天電話，敵方的援軍已到，我們的空軍還是未來，致失機宜，類此之事，不勝枚舉，自衛將軍來晉北以後，一切問題在緊急關頭中，均可作主，自行決定，所以能赴事迅速，不使敵人有可乘之機，同時，有精銳之中央軍，配備於重要地位，指揮順利，這是晉北勝利的重要原因因衛將軍到達後，重新配備陣線，以中央軍任中路，劉茂恩將軍指揮高桂滋將軍部隊任右翼，楊愛源指揮晉綏軍任左翼，王靖國將軍任前敵副總指揮，陳長捷將軍任副總指揮，後來因爲左翼各軍戰鬥力單薄，不能完成任務，另以一部份中央軍增加於左翼，楊愛源亦奉令至後方任職，這是陣地配備的大致情形。

當時敵人知我增兵，亦派華北駐屯軍司令寺內壽一大將軍率兩師團到晉北增援，以全力進

攻太原，敵方聲言要在十月五日以前一定要攻下太原，我軍陣線既已一新，立以全力抵抗敵軍，當時山西有人主張先將敵人轟出雁門關，再在雁北與敵人決戰，但衛將軍及其他將士則力主在關內殲滅敵人，再進而收復雁北失地，自爲易事，後來就照此決定戰略，一方面由某軍在雁門關之東西兩方斷敵後路，一方面由正面各軍三路前進，並迂迴之左右，取大包圍形勢，當十月中旬左右，戰事十分激烈，雙方死亡均重，我郝夢麟將軍，劉家祺將軍等即於此時陣亡，中央軍陳劉彭各師長均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因此死傷極慘，某日兩小時內，死傷達三、四千人之衆，敵軍一師團長亦陣亡，戰況之烈由此可知，即晉綏軍因在中央軍影響之下，亦極勇敢，偶有後退者，均以軍法從事，故士氣亦盛，可見無不戰之兵，只看統帥之指揮能力如何耳。

因爲我某軍佔領雁門關，平型關及靈邱廣靈蔚縣平魯一帶，已將敵之後路截斷，正面各軍亦予敵以重大打擊，使之失前進能力，本可完成殲滅的任務，惟因我兵力損失過大，到後來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出擊，故無法完成任務，敵方亦損失重大，後援又斷，糧食困難，彈藥缺乏，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前進，若非後路斷絕，敵再增援，則我方即感困難，反之若我方當時能再有一兩師兵力增加，亦可完成殲滅頑敵之任務，當局正在籌劃增兵之際，馮欽哉

部及川軍一部已開始向忻口出動，尚未完全到達，晉東忽發生變化，乃牽動晉北戰局，不能不退，致前功盡棄，誠堪痛惜，晉北每一戰士都感到無限傷感！

晉北戰事中我們曾俘虜日兵及偽蒙士兵不少，日兵中有一名森田壽勝者，據供日軍所最感困難者爲糧食缺乏，假使華軍長久支持下去，則日軍必感受極大的困難，由此可證明若非東線發生變化，晉北頗有殲滅敵人的把握，此外我們的戰利品也很多，皮衣械彈以外，最多者爲日兵所帶的種種符咒，一種爲長約一英尺之白紙摺爲寬約一英尺長約三英寸的紙摺，上印『出雲大社軍人安全守護』，中間蓋一圖章，一種爲長約一英寸，寬約半英寸之木牌，上刻『身代不動』四字，又有一種爲布條，上印『鮎原劍神社御守』字樣，都是敵方軍人怕死厭戰的證明。

忻口右翼，是×軍劉茂恩將軍負責任的陣地，他指揮他的兩師與高桂滋的一師，劉將軍及其所轄各師長，自雁門關作戰以來，都是十分堅決的，劉將軍所部兩師先在平漢路作戰，晉北危急以後，又調到晉北，所部方到雁門關附近，大同已失，當時劉將軍個人乘汽車在部隊以前前進，已到大同城內，幾遭不測，戰事轉移到雁門關之時，劉部負守繁峙之任務，當時閣下令劉部北衝，爭奪某一山地，閣在電話中對劉說：『這個任務重大，你可以考慮一

下，是否勝任？」劉答：『命令既下，無考慮的必要，我可以立即執行，若司令長官認為任務重大，恐難完成，請即配備後續部隊，以便於本軍失利後增援。』閻對劉之堅決，深為感動，劉方下令執行，不到五分鐘，閻又改變命令，令劉部向南撤退至定襄一帶，劉因電台已拆，新任務的已下，忽又更改，十分困難，且深感不戰而退之錯誤，然既有命令，不能不從，乃向南撤退，後來有人說劉部不奉命令，先行撤退，致友軍不能不退，欲將不戰而退的責任加之於劉，實是冤枉，後來中央方面欲查究此事，已證明前說不確。

此次在忻口劉部任右翼，陣地在滹沱河之右靈山一帶，高桂滋師臨時亦歸其指揮，配備於同一陣地，因高部經過晉北察省之長期戰爭，損失甚大，只餘一兩千人，故右翼作戰之敵主力軍仍為劉部，劉認為右翼在戰略上應先奪取滹沱河東岸西榮花一帶之陣地，一則可以阻敵渡河，減少對中路後方之威脅，二則可以縮短本軍之陣線，易於防禦，乃不斷出擊，在西榮花與敵作爭奪戰，因此死傷甚多，終未達到目的，只能防禦靈山陣線，兵力不夠，不能繼續出擊，因敵方犧牲亦大，不能出擊，故靈山始終無慮，劉軍在此次晉北抗戰中之勇敢精神，屢為各長官所稱道。

劉部的武器不良，在作戰上吃虧頗大，兵士始終賴肉體與敵相拚，壯烈精神，誠能使神

人共感，劉部槍械甚舊，槍口既鬆，又無刺刀，與敵接近時，敵以刺刀戮我，我以槍柄擊敵，優劣之勢，大相懸殊，故兵士均不願拿步槍，願多帶手榴彈，但手榴彈的數量有限，每遇有殲敵的機會時，手榴彈便不夠用，不得不放走敵人，自己後退，十月廿六日，敵一隊來攻靈山，後續部隊約千餘人，我一連迎戰，將敵一隊擊退，進至敵後續部隊面前，因敵止低住，本可以手榴彈殲滅此全部敵人，不幸我無手榴彈，致千餘人得以生還，我後退，功敗垂成，殊覺可惜，後來劉將軍令四鄉各鄉搜集刀矛銅叉，爲衝鋒之武器，定襄縣各鄉村之刀矛銅叉幾搜羅淨盡，這便是劉將軍所健兒最後守靈山的惟一武器，以部落時代酋長戰爭中所用的武器，當強敵現代化的武器，能守靈山於不失，亦晉北戰事中一奇蹟也！

十月廿五日，內部某師二連附張全和，河南人，與敵接近時，被敵兵刺刀戳穿肚皮，將小腸帶出，張連附不得已離開陣地，將腸子納入肚皮，用腰帶纏住又執刀上陣迎敵，當時別人勸其醫治，阻其前進，均未生效，過半小時後，張連附背着兩個敵兵頭回來，對大家說：『我已經不賠本了』言罷，又解下腰帶將腸子扯出撕斷，對大家說：『我自份已無生望，不如快些死了』，言罷氣絕，全連同事爲之痛哭，當即掩埋於陣地，如此勇士，真不愧爲國之干城，我民族的壯烈精神，所謂大和魂當之亦有愧色。（十一月十一日，臨汾）

九·晉東戰役再檢討

記者十一日通訊中，已將晉北戰役作戰的經過情形大致的作了一番回憶，現在再把晉東戰役來作一番檢討，我們不怕失敗，我們要在每一次的失敗中獲得一點寶貴的教訓，在長期的抗戰中，若能逐漸的校正我們的缺點，勝利才有把握，記者今日由指揮晉東全部戰事的某方面，得知晉東戰役的概況，他們的說話最確實最公正，結論亦有相當價值，可惜記者因種種關係，還不能把真相全部供獻給讀者，這是記者心中所最感不安的！

晉東戰事發生之初，最缺乏一個適當的指揮官，於是黃紹竑使負了這獨當一面之責，他很想在這方面盡一番救亡的責任，然而他無直屬部隊，只帶了五位參謀，所指揮的軍隊又極複雜，一部份軍隊的素質較差，軍官對命令也不能積極貫徹，致步驟不齊，常失機宜，此為東線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黃於十月十日夜間離開太原，十一日晨到達井陘，當時馮欽哉負臨時指揮的責任，黃到時雖覺對軍隊之部署上有校正的必要，但時勢已不允許，就接馮所已決定之計劃實行，當即

母娘子關，敵人十日下午四時已到達井陘，進攻長生口與雪花山，當時雪花山之守軍爲十七師趙壽山部，趙本人雖極堅決，但所部兵力單薄，本不足以當此重要陣地的責任，至少應配備其他有力部隊協同負責，當時的部署上未注意及此，致雪花山一帶陣地相繼失守，至十二晚間，敵軍即直達舊關，馮欽哉部廿二師與一六九師當時本指定由洪子店前進守黑石關一帶要口，防敵向孟縣迂迴娘子關後路，但馮部未能及時到達指定地點，黃一方面要指揮部隊防舊關之敵，一方面又要調兵駐守孟縣方面，防敵由娘子關以北侵入後方，兵力既分，防禦舊關的力量更形單薄，當時舊關方面極爲危險，但最初的部署未週，爲構成東線失利的又一原因。

當舊關告急之時，黃顏調兵，簡直是無兵可調，馮部兩師行方不明，後來馮氏只調工兵一營到舊關附近，曾萬鍾之第三軍則始終在於側魚鋪九龍關一帶，初未遵照命令行事，後來礙於軍法，始遵命前進，但甚遲緩，未能如期到達指定地點，抵舊關附近時已遲一日，第八路軍劉師雖能及時到達舊關奮勇擊敵，然只由側面攻擊，未能深入舊關狹道中斷敵後方歸路，因此種種原因，致舊關形勢日形惡化，若非孫連仲將軍及時率軍趕到與第三十八軍教導團之勇於犧牲，則舊關早在十月十三日已經失守矣。

孫軍原係由平漢綫調至陽泉一帶，向晉北增援，因舊關危急，臨時中止前進，加入晉東作戰，十三與十四兩日，敵屢次猛攻，距黃之司令部所在地不過一兩百米，因孫部奮勇，在關溝殲敵六七百，敵始後退，然旋復增援，該團二千餘人均爲晉軍學生，政治水平較高，異常奮勇，又在關溝殲敵千餘，我該團犧牲亦大，雖只餘二百餘人，仍與頑敵對抗到底，爲民族而犧牲，功在千秋！

川軍到達後，屢戰不利，其原因固多，然該軍初到，陸地不熟，衣服單薄，槍械不良，未得應有之補充，故其失利，亦可有原。

二十六日娘子關失守以後，我軍仍節節抵抗，在平定陽泉一帶不斷的發生血戰，因兵力單薄，無力反攻，至四日晚由壽陽退至石貼鎮，始結束晉東抗戰，轉移新陣地，向太谷方面退去，言之實堪痛心？

當敵由正太綫西進時，馮欽哉部向北退去，川軍向南退去，曾萬鍾軍被敵圍包於平定以南，鐵道線可以說完全爲敵人避開，始終在鐵道線之正面與敵對抗者，惟有孫連仲軍，二十八軍教導團所餘兩連與趙壽山之十七師之餘部，這三部份可以說是東線自始至終抗戰最力犧牲最大的部隊，值得稱爲『民族英雄』，值得受全民族的頌揚。（十一月十二日，臨汾）

十·太原退出記

45

記者十二日由臨汾乘汽車赴汾陽視察我西路軍事情況，十三日行抵距汾陽西南約五六十里之兌九峪附近時，聞汾陽我軍已於十二日完全撤退，移地集結，敵人已過交城到文水，敵坦克車距汾陽縣城僅二十里，縣城四門關閉，由保安隊警察持維秩序，縣長已逃，記者鑒於形勢已非，不便前往，即夜折回，抵臨縣時已夜二時矣，沿途見軍隊絡繹南行，番號雜列，秩序不佳，交城文水汾陽兌九各地均被搶劫，沿途居民均有怨言，抗戰如欲勝利，此種軍民水火之現象必須積極掃除，兌九峪爲晉西一重要門戶，目前我有若干兵力扼守，若欲保障晉南之安全，或進而謀收復太原及其附近各縣，兌九峪至臨汾一線之重要，實不亞於其他各線，想當局已注意及此，就目前此綫之形勢言，記者認爲軍事上之配備，頗欠充分，隨時均有發生危險之可能，敵人未到，當地民衆即已遭流離失所的痛苦，尤爲一大隱憂，此線若一旦爲敵所乘，將牽動南晉之全局，望當局亟予補助。

十二日記者北去時宿臨縣之夜，曾晤與傅作義將軍共守太原之曾延毅將軍，談太原八日

失守之經過頗詳，當敵人本月四日夜間進至太原以東六十里之石貼鎮時，太原我軍政領袖及機關人員即決定即夜撤退，留傅作義將軍與會延毅將軍共負守城之責，傅任城防司令，曾任戒嚴司令，五日午間敵已漸到太原郊外，開始攻城，我城內亦即應戰，至八日城失守時，共守四日，就中以六日至八日戰事爲最激烈，敵每日由晨至晚，不斷以飛機大砲轟炸，城內建築物三分之一被炸成瓦礫場，三分之一被燒，景象極慘，至八日上午九時許，敵先以砲轟開東門，我方以土袋掩塞，敵又以聯珠砲攻陷東北角城牆，其步兵在飛機掩護之下，由缺口衝入，我無法阻止，乃轉而巷戰，至午未息，午後二時許，敵佔我鼓樓，猛烈攻擊，我見大勢已去，乃開始由西門與南門退出，且戰且退，雙方均受重大犧牲。

敵攻城時着重於東北兩面，故留西南門爲我退路，一面攻城，一面在我西去必由之汾河岸上，佈置伏兵，並炸橋樑，當我軍退至河岸時，忽與敵作遭遇戰，傅將軍與會將軍分率部隊應敵，終將敵衝散，乃涉水而過，時敵機由上投彈，敵軍復來河岸掃射，故我又遭犧牲，因水較深，淹斃者亦不少，此役犧牲之確數，尙待調查，大約總在三分之二左右，當晚渡河後，傅將軍赴某處收容部隊，會將軍亦來臨縣收容。

有人謂民國十六年傅將軍守涿州曾守至三月之久，何以此次太原只能守四天？那時是郭

戰，現在是國際戰，兩者的情勢根本上不同，不能作比較觀察，我們只說爲甚麼不能久守的原因，第一是守城的兵力不夠，第二是晉北撤退時未實行原定與敵曳戰的計劃，然而從根本上說起來，在現代的戰爭中，守城根本上是一種很笨的戰術，無論有多少守兵無論多堅固的城，沒有能長守而不被攻破的。

守城的兵力雖號稱十團，實際上不過五六千人，其中傅將軍所部六團，經過數月以來長久的戰役，不過一兩千人，閻錫山衛隊旅杜旅兩團，人數雖較多，也不過兩三千人，此外有李服膺舊部兩團，亦只七八百人，至於商人及居民早已逃避一空，所留者不過有些衰老與殘廢而已，軍隊得不到人民的援助，飲食亦感困難，疲憊之兵，自難望其施展背城借一之勇。

晉北各軍撤退時，原決定對敵曳戰，至太原城外時，與城內守軍互相策應，使敵能接近太原城，利用其砲火威力，但未能實現，各軍一直越太原而退往汾河兩岸，根本上無繼續作戰的企圖，太原城內守軍又少，不能出城佈防，沿山敵人接近城牆，結果不能不守城牆，城之面積既大，如何分佈？敵人在城外里許之高地上砲擊我城內和城牆，又以飛機轟炸，如何能守？然而傅將軍雖明知其如此，亦決定與敵血戰到底，決不自動放棄，甯受重大犧牲，亦決不使敵窺探獲取物之便，貽我以『不抵抗』之譏，明知不守而又非守不可之理由便在於此。

曾將軍與傅將軍在校時爲同學，出校後爲同事，二十年來兩人形體不離，親如骨肉，傅之戰功獲助於曾者不少，昔⁴¹傅守涿州之役，曾爲其砲兵團長，亦協⁴²守城，曾將軍說，涿州之能久守，固由於城小而堅，然內戰較國際戰爭畢竟緩和得多，不能相比也云。（十一月十三日深夜，臨縣）

十一．晉戰局新形勢

自晉東戰事失利以後，我晉北正面各軍與晉東正面各軍，均作戰略上的撤退，因地形的關係，一直撤退到汾陽以西，和介休以南，娘子關方面入口的敵人沿着正太路，繼續的佔領了我們的平定，陽泉，壽陽，榆次，和正太路以南的昔陽以北的盂縣，又由榆次向南沿着同蒲路佔領了我們的徐溝，太谷，祁縣，平遙和介休，自八日陽曲（太原）失守以後，敵人向西南發度，繼續的佔領了我們的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直到現在汾陽還沒有發現敵人，介休的敵人日前撤退平遙以後，延未再來，所以汾陽和介休事實上成了一種緩衝地帶，既無敵人，也沒有我們的縣長和駐軍。

介休以南的靈石等縣，晉陽以南和西南的諸縣，如和順，遼縣，榆社，沁縣和沁源，雁門關以內東南的五台，汾陽以北和西北以至西南的各縣，如青嵐，靜樂，興縣，方山，臨縣，離石，中陽，石樓，隰縣，都還是我們的防地，就軍事上言，我，並沒有失去收復太原的可能，我們還佔着很好的據點，西起呂梁山，中經韓侯嶺，東至太行山，這是我們的新陣地，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便利，若能與晉北第八路軍的遊擊戰爭配合起來，隨時都可以收出奇制勝之效。

敵人目前爲甚麼不繼續的向我們進攻呢，這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敵人在忻口之役吃了我們相當的虧，他們知道我們之撤退是戰略上的原因，並非戰敗，也知道我們的戰鬥力非同小可，所以他們佔太原以後，也需要休息，更不敢冒險前進。第二，第八路軍近來不斷的攻擊敵人的後方，雁門關內連日不斷的獲得勝利，十二日佔領原平，把敵人趕至浮縣，正太路以北我遊擊隊十三日在河口至小莊間擊敵人的運輸隊，繳獲頗多，敵人爲鞏固其後方，當然不敢馬上南進再延長其交通線，現在正調大隊飛機轟炸我第八路軍遊擊隊，以資鞏固太原和雁門關娘子關內外的交通綫。第三，敵人似乎有在山西暫取守勢而轉移視線於平漢綫和津浦綫的可能，敵人利用便利的交通綫（華北各鐵路和公路）和交通工具（火車大量汽車），

慣於東奔西突，敵人於佔太原以後，知我還不能馬上反攻，便乘機轉移兵力於平漢綫，由平漢綫威脅山西之東南並阻我向北進展至石家莊斷娘子關後路，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敵人不佔汾陽介休，並不完全由於他們沒有力量。

有人說山西的敵人既不來攻，我們爲甚麼不反攻呢，山西抗戰的各軍爲甚麼不乘機與平漢綫津浦一路出擊，使敵人東西不顧呢？假使如此，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我們的當局並不是沒有這一點軍事常識，其所以不能者，自然有種種政治的和軍事的原因，只就山西來說，敵人固然需要休息，我們就不需要休息嗎？晉東和晉北的作戰部隊，有的作戰達四個月之久，有的損失重大，均急待休息和補充，而且十餘萬大軍，忽然作戰略上的退却，轉移新陣地，行軍距離達三四百里至七八百里，部隊是不是還需要整理呢？新陣地是不是還要佈置呢？我們的軍事當局目前正以兌九峪（西）韓侯嶺（中）紫紅口（東）爲據點，一面防敵進攻，一面整理軍容，佈置陣地，準備大戰，晝夜不停的工作着，並未休息，假使晉北特別是晉東各軍撤退時比較有秩序，則於太原附近或可以達殲滅敵人或打擊敵人目的，至少太原也可以多守一個時期，裨益於新陣地之佈置偉大，好在敵人未敢繼續前進，我們還有時機完成初步的防線，否則情勢當更較今日惡劣也。

因爲敵人不敢來攻，我們也有所待，所以山西戰局目前成沉寂狀態，這種狀態也不能長久，敵人總是要來進攻的，我們也不能從此干休，假使條件具備，我們還要與敵人下手而進攻的，不過未來山西戰事之勝負，還不能專由山西來決定，假使平漢線我們能向北進展至石家莊，一面截斷娘子關敵人後路，一面保障山西東南之安全，則山西的戰局自有新發展的可能，否則山西之東南因平漢線軍事的關係，始終感受威脅，甚至使敵人有由東陽關一帶竄進的機會，則韓侯嶺一帶之防線便要發生極大的困難，目前在大名失守以後，平漢線的戰事已極關重要，不但關係河北省的命運，而且關係山西的命運，希國人注意及之。

山西的新佈置已日漸完成，各軍之收容，整理與補充也進行甚忙，目前敵人若來攻，已可無大問題了。（十一月十八日，臨汾。）

十二・華北抗戰前途與民衆動員

——周恩來談話——

就目前國際和國內的局勢言之，我們的抗戰將要轉入一個新的途徑了。

四個月以來，我們的英勇抗戰，雖然已給予了敵人嚴重的打擊，消滅了敵人速戰速決的幻想，然而我們自己所遭的失敗也是不能諱言的，雖然這是暫時的而非最後的失敗，雖然現在還只是我們持久抗戰的開始，我們也要公開的承認在這短時期內的失敗，失敗不是我們的恥辱而是我們勝利的起點，我們若能承認失敗而加以檢討，在這四個月以來的教訓中，及早認識新的形勢，準備新的途徑，則我們的抗戰無疑的會持久下去，使敵人所得勝利化為烏有。

就國際的局勢言，九國公約會議已變成一幕滑稽劇，沒有什麼結果，不但無力排解，反而增強了敵人的兇焰，證明一切問題都要靠我們自己來解決。就國內的局勢言，各線的戰事都處於相當的不利形勢，特別是主要的兩個戰場，即淞滬和山西，敵人都有相當的發展，證明了抗戰不能不另闢新的途徑。再就山西一地而言，在我們目前所處的形勢之下，若能充份的開展民衆運動，若能增援大批的精銳部隊，和平漢綫的戰事配合起來，和晉北的游擊戰爭配合起來，還有挽回頹勢的可能，至少也有保障晉南的可能，然而事實上是我們的種種條件，還不能立刻具備齊全。

這是目前的新局勢，重要的問題，就在屈服呢？還是抗戰到底呢？就各方的情形言，當

然是要抗戰到底，絕對沒有中途屈服的可能，因此我們馬上就要準備新的抗戰途徑，所謂新的途徑就是下定抗戰到底的決心，由政治上和軍事上校正過去抗戰中所發現的種種缺點，根據國際和國內的新形勢，定出新的戰鬥方式，這所有的一切當局自然早在計慮之中，不過記者要特別提出的是須要在華北準備以有組織有計劃而廣大的游擊戰爭代替正規戰爭，在全國範圍內，準備把華北的游擊戰爭與長江流域某些地方局部的正規戰爭配合起來，三年五年的發展下去。

記者在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六日的兩次通訊中，曾說明九國公約會議之前途，曾說明山西抗戰之重要性和保衛山西的必要，因為山西之失守首先影響到西北的局勢，敵人或可暫止於黃河，然而決不能中止向西北方面的發展，完成對於蘇聯和外蒙的包圍，截斷中蘇的聯絡線，並煽動回民組織所謂『回國』，記者又曾說明即使太原失守甚至山西全部失守，不惟不是我們抗戰的終結，恰恰相反，正是我們擴大抗戰的開始，記者所舉出的重要條件是大規模的組織民衆和大規模的開發華北的游擊戰爭，要在華北特別是在山西作戰的部隊不離開當地與口口口聯合起來，共同組織游擊戰爭，就記者估計，在一兩年以內，華北的武裝民衆可以發展到一兩百萬。這些話現在已不是空言，而是日漸接近於事實的真理，游擊戰爭在目

前應該馬上提入議事日程之中了。

記者認爲自己的觀察還是十分粗淺，而且對於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的估計還是不夠，在十九日往訪周恩來氏，請其在這些問題上提出透澈的意見，以應新局勢之下的要求。

周恩來這個人當不需記者介紹，他一月以來住在山西，由太原到臨汾，雖然沒有任何名義，雖然沒有在戰場工作出生入死的鬥爭，然而他無形之中在這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某些問題起着決定的作用，他對山西當局的影响很大，他對於抗戰工作也盡了應有責任。

他在談話中始終還保持着信任和擁護最高領袖的精神，表現出堅決的和樂觀的態度，雖然對於各方面有種種的批評，然而都是善意的，都以挽救整個民族危機爲出發點，總而言之，他在政治上充份的表現出天真和率直的態度，毫無意氣用事之處，他說錯誤必須公開承認，公開批評，這樣才能進步，共產黨過去也犯過不少的錯誤，且都公開的承認並且公開的批評，然而共產黨並沒有因此而潰滅，希望國內任何方面，在此抗戰的嚴重關頭，莫掩飾錯誤，莫拒絕批評，則抗戰才能有新的前途。

他首先談到目前抗戰的形勢及其危機，他說上海和太原相繼失陷以後，目前的抗戰局勢正走入新的危機，這個危機的特點是政府的軍隊在數月來的英勇抗戰中已有相當犧牲而民衆

猶未興起之青黃不接的當中，國內外奸人發出的妥協調解的空氣相當抬頭的時候，具體的分析來看，甲，在戰局方面，日寇已佔領上海且進至蘇嘉鐵路附近，華北方面，敵人自佔領太原以後，已準備進沿汾陽介休子洪口之線，平漢津浦亦有前進消息，日寇企圖在能整理以後，壓迫我大軍退過黃河南岸，以便向全世界宣告其佔領上海佔領華北的勝利，他將從事於華北自治，上海中立化，分化蒙回，搗亂華中華南的計劃，這一計劃可以在口頭上停戰掩護之下來進行，以欺蒙列強，利誘漢奸，這比明搶真火還來的毒辣！乙，九國公約會議雖然表示了英美的接近與積極，但他們不願取制裁的手段，因此日本愈強硬，他們愈無辦法，駐滬領事團之公開從事和平運動，這只有損害中國的利益才能做到，日本不但拒絕參加九國會議，而且向會議提出六項要求，（一）華北自治（二）內蒙獨立（三）劃淞滬方面日本已佔領各地爲日本租界，（四）禁止中國建設空軍並取消中國領空權（五）禁止中國沿海建設國防工事（六）不詳，英美已預定如中日都不遷就，則九國會議勢須延續下去，準備覓取新機會從事調停，蘇聯雖然對中國已有道義的及實際的援助，然而終不能離開英美而單獨行動，以維持和平陣線。丙，在軍事方面，我國正規軍隊已用到相當的數目，而民衆全面的動員，軍隊的改造，戰略戰術的改變，後方戰務的改善，在全國範圍內，依然沒有開始，戰事的

失利，部隊的損傷，又不免引起部份軍人失望的心理，丁，在民衆動員方面，三四月以來，民衆運動還是沉寂，許多大城市的民運反不如過去局部抗戰時的活躍，前線則得不到民衆的響應，後方得不到民衆的援助，民衆武裝不起來，這無異爲日本造順民，我們怕民衆造反嗎？目前正需要向日本造反的廣大民衆，不但有些地方來開發民衆運動，前綫有些部隊紀律敗壞，且使民衆厭惡抗戰，這都是給日本造順民，給自己製造反者，不怕戰爭失利，最怕戰爭失掉人心，失掉人心將獲萬劫不復的惡果，由於上述的嚴重現象而發生了下列危機，甲，漢奸政權在華北上海內蒙都活躍起來，回奸也伺機而動，乙，投降主義如主張結束戰爭等等亦漸生長，丙，特殊化思想日漸生長，有些人主張苟安，甘心許多國土特殊化，有如過去的冀察，戰敗不能屈服中國，特殊化可以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故對日絕交十分必要，丁，失敗主義也日漸發生，認爲一切無辦法，傾向於退過黃河南岸以自保，這等於便利日寇統治華北。

記者問他目前妥協是可能嗎？妥協的空氣已經到了甚麼程度？我們將如何阻止妥協呢？他說，妥協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第一，我們的最高領袖及重要當局都有抗戰到底的決心，譬如政府給九國會議中國代表團的訓令說日軍不從中國撤退沒有調解的餘地，蔣委員長

說要抵抗到底，目前蔣安著便是漢奸，汪亦說主和者便是漢奸，這都是反對妥協者的當頭棒喝，第二，各戰區的將領都十分堅決，特別是淞滬方面的將領堅決異常，山西方面作戰的高級將領，我與他們接談時也都表示要抗戰到底，決不離開華北，第三，民衆雖然還沒有發動起來，但妥協之說民衆一定反對，因為華北的同胞既變成奴隸，華中華南亦將不免，誰願在妥協之下慢慢的被日本宰割呢？第四，全國的輿論界都十分堅決，直到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權威公然主張妥協。目前妥協的空氣只是隨着戰爭之暫時失利而相當抬頭，還沒有壯大起來，我們看蔣委員長等爲甚麼要講那些堅決的話呢？當然不是無的放矢，一定是有些奸人在那裏有所表示，蔣委員長才作那種表示，阻止他們的陰謀，我們要以全力擴大抗戰的空氣，反對悲觀空氣，支持最高領袖的提示，打破奸人和投降主義者的鬼計，不然，那些鬼計也會由小而大，由局部而普及到全國的，所以目前正在抗戰到底中途夭折的嚴重關頭。希望全國輿論界多所努力。至於國際的調停我們也要堅決的反對，只有如此，才能抗戰到底而得到最後的勝利。

他又說目前因淞滬戰事形勢之嚴重，我們的國民政府聽說將要有遷移重慶措置，這是一個好消息，由此亦可證明我們的政府和最高領袖的的確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沒有妥協的餘

地。

其次他說堅持華北的抗戰及其前途，他說上海只是敵人的支戰場，其目的在牽制我們，其主戰場還在華北，華北是敵人的政略中心，如果華北的抗戰真告一段落，抗戰的危機將更嚴重，敵人在順利的條件之下，可以一口氣幹下去，因此堅持抗戰必須以堅持華北抗戰爲中心，華北抗戰若能持久，敵人將無法實現其全部陰謀，目前太原已失，華北抗戰還能繼續嗎？我們的答覆是可能的，絕對可能的。

第一，假使中央能有得力的生力軍開來，能實行各線配合的出擊，能改變過去專事防禦的戰略戰術，能動員廣大的民衆參戰，則華北抗戰仍可轉變目前的頹勢，進入勝利的進攻。第二，如果上述條件一時作不到，甚至於敵人進到黃河北岸，佔領了我們的交通要道和黃河重要的渡口，抗戰在華北、山西還是有堅久的可能，這必有下列條件：

甲，敵人的兵力沒有可能統治全華北，不僅是村莊不能完全佔了，即以市也不能完全佔了，因此敵人不能不用漢奸部隊來統治許多城市，用他的重兵火力鞏固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來找我們的軍隊作戰，正好我們便以游擊戰爭消滅漢奸，武裝民衆，截斷敵人的交通要道，奪取敵人的輜重彈藥，並以主力部隊在山地尋求敵人的小部而消滅之，乙，在地形上持

久戰也是可能的，敵人兵力之裝備只能適用於鐵路公路交通大道，最不適於山地，且不熟習中國內地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冀熱邊境，都是山地，最便於我們的活動與擴大，丙，在氣候上外國人總不如本國人適宜，尤其是冬春兩季更於日軍不利，丁，民衆的條件是基本的條件，日寇無論如何欺騙利誘，只能有少數人受其愚弄，大多數民衆受其壓迫之後，還是要反對敵人愛護祖國的，敵人愈摧殘，民衆將愈覺醒爲生存而鬥爭，戊，民衆的武裝已有了初步的發展，特別是冀晉察邊將是華北持久戰的根據地，己，政府領袖及許多將領都有決心，如蔣委員長和閻司令都有極大的決心，我們還希望他們再進一步而作全面的佈置，庚，八路軍留在華北，將以其熟習的游擊戰爭，影響友軍。這一切有利的條件將使華北持久抗戰有極大的可能，將影響和推進全國抗戰的開展，掩護全國新軍隊之組織，而全國抗戰的開展也正支持着華北以游擊戰作立體的抗戰，同時將使日本無法迅速結束他們的軍事行動，而要響應全世界起來援助中國，最後得到全國生力軍之參加，可以轉到勝利的反攻，收復失地，驅逐日寇出中國。

記者問他，八路軍到晉北一個多月以來，在組織民衆，開發游擊戰爭中，有沒有明顯的成績給我們看，作爲華北持久抗戰有極大前途的證明，他說有的，不過還在初步發展中，現

在已經有兩三萬有組織的民衆，大部份是八路軍組織起來的，一部份是綏遠方面組織起來的，全部槍枝只有十分之二三，若政府能以過去軍隊調整以後所存的舊槍散佈到民間去，民衆武裝將會現出極大的力量，在持久的抗戰中，我們固然要由敵人補充我們的武裝，然在一開始必須先拿出一點本錢來才行。晉北武裝民衆的區域有六方面，（一）五台，繁峙，代縣，定襄，崞縣，盂縣一帶，約有五六千人，（二）廣靈，靈邱，渾源，蔚縣，懷仁方面，約有四五千人，（三）淶源，唐縣，阜平，以至平西房山，門頭溝一帶，約有三四千人，（四）曲陽，行唐，平山一帶，約有一二千人，（五）神池，平魯，井坪，行方口，偏關，臨縣一帶，因爲民衆受敵人的蹂躪較小，所以發動較前述各區稍慢，只有四五千人，（六）綏遠方面有四方面領導組織民衆的工作，甲，蒙旗保安隊，約有千餘人，乙，馬占山在黃河南岸之東勝縣一帶，約有二三百人，丙，王兆相在托克托一帶約有五六百人，丁，另有某方面也有數百人，若長期的發展下去，自然可以有很大的數目。

記者問他，在一兩年之後，華北的民衆武裝發展到一兩百萬，這一估計是否正確，他說可能的，東三省在不抵抗主義之下，義勇軍於九一八之後曾發展到六七十萬，華北在全面抗戰之下，發展到一兩百萬，自無問題，問題就在我們是否肯幹。

記者問他，八路軍在華北是否可以負起領導游擊戰爭的任務？他問只是八路軍還是不夠，記者問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他說，有人已向政府建議，在華北設立某種組織，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領導華北的抗戰，這個組織可以容納各方面的代表來參加，在政府的指導之下，共同支持華北的持久抗戰，這個組織將實施民主的政治，使民衆信仰政府，反抗強敵而不爲強敵的順民，因爲在華北失陷以後，中央政府的權力及政令無法達到，覺醒的民衆自然要自動的組織起來，反抗敵人的壓迫，我們自然要免除種種登記的煩瑣法令，並要實施民主政治，免除苛捐雜稅，解除民衆的一切痛苦，這樣才能組織民衆，不然民衆不爲敵人所利用，便被敵人壓迫而不能反抗，我們的抗戰也要歸於失敗的，聽得說最高領袖已同意這種辦法，在必要的時候或可見之於實行。

最後，他談到堅持華北抗戰中我們的任務，第一，要改造軍隊正規軍犧牲一天多一天，因此組織新軍隊爲目前最近切的任務，首先要改造組織，使成爲利於山地游擊戰的組織，應採用三三制，附以游擊隊及輕便後方輜重與多數通信資材，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須建立，便成爲軍隊的生命線，提倡自覺紀律，保障軍民的密切關係，其一，改善軍隊生活，政治生活要平等，連隊經濟要公開，士兵生活要提高，官兵才能團結一致，其二，部隊的指揮要統以

獨斷專行的權利，要能使獨立作戰，分區活動，不怕留在敵人後方，不怕敵人截斷，其五，戰略戰術要改變，要適合於野戰運動戰游擊戰，軍人不爭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隊的後方，使有源源不斷的接濟，必要時亦可謀自給，這種軍隊才是人民的革命的軍隊，這種指揮和編制才可以支持華北持久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第二，要開放游擊戰爭區域以內的政權，華北已不是中國的統一政權，而是日寇的漢奸政策，我們應該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政權抗日政府對抗日寇的漢奸政權，日寇的自治是偽自治，我們應建立真自治，對抗日寇的偽自治，因此目前華北的政權，應該是國民政府一部份的地方政權，其次在組織上應該先從縣區施行地方自治，以堅持中華民國的正統，然後及於省區，其三，在政策上應實行抗日綱領。第三，開放民衆運動，否則軍隊將無法補充，作戰將無人援助，民衆武裝將無法建立，特別在華北是如此，第四，肅清漢奸。

記者問他，各方面對政府是否已有這些建議，他說有的，必要時政府大體也可以容納這種要求，總之，我們的最高領袖及其他方面既然要抗戰到底，凡有利於這一目的的意見，自然都可以听听的予以容納，至少我們希望如此。

十三・控制西北兩戰場的游擊戰

記者二十一日赴前方觀察，二十四日回臨，此行曾晤前方數位將領，談論前方形勢甚詳，近來因娘子關之失守，忻口之撤兵，太原之失守，我們在軍事上雖然蒙了相當的不利，可是我們的重要將領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喪氣，還是積極的準備迎敵，保衛晉南，即使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也都抱着誓死不渡黃河，轉正視戰爭為游擊戰事，作長期抗戰的決心，記者與若干士兵談話來，也都表示有進無退的英勇精神，有個普通兵對記者說：『黃河以北就是我們的家，我們不想過河去，過了河也沒有出路。』這次轉移陣地時，各部隊雖然有相當的凌亂，據說逃兵很少，個個兵士都自動的歸隊，韓侯嶺的氣候已到了零下十度，有些士兵還穿着單衣，毫無怨言，他們處處都能原諒我們國家的困難情形。這是記者要首先向國人報告的可喜現象，望後方的民衆迅速一致的起來支持前方將士為國家為民族犧牲的寶貴精神，盡其後方應盡的責任。中華民國的土地和主權雖然被敵人侵略，只要我們的人心不死，中華民族永遠不會滅亡，我們最後總要取得我們民族在世界上生存的完全權利。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氏，二十二日在某處召集各重要將領會商軍事之時，他表示了極大的決心，過去山西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雖然有很多的缺點，成爲山西戰事失利的極大因素，可是在數月以來不斷的失敗中，閻氏已獲得不少的教訓，目前他已有相當的決心，漸謀改善，不管這種改善在時間上是否允許，能做到甚麼程度，只要閻氏有此決心，這裨益於山西今後的抗戰前途極大。

朱德和彭德懷兩氏這次也赴某處參加閻氏所召集的軍事會議，他們對保持華北長期抗戰有極大的決心，對山西抗戰的前途也有極樂觀的態度，他們很願意各友軍一致堅決的留在黃河以北共負抗敵的責任，他們很願意以其熟練的游擊戰術協助各友軍影響各友軍全成爲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的支隊，他們認爲由現在起就應該積極的準備以山西爲基礎，開展華北的游擊戰爭，華北有百餘縣，有萬千的封鎖，有廣大的山地，敵人的兵力一定不會遍地走到，黃河也很多的渡口，敵人也不會個個封鎖，所以他們認爲以我們的游擊戰爭有極大的前途，後方的聯絡也不會因敵人封鎖黃河而阻斷，他們這種決心給予其他將領以極大的鼓勵，這是值得稱贊的。

八路軍在山西東北和西北的遊擊戰爭，已有相當的基礎，在山西西部也正在開闢，在正

太路以南的和順、遼縣、榆北和榆次太谷的東南部，遊擊戰爭正在開展之中，與這裏接近的河北省贊皇縣已由該軍收復。以上這些地方的武裝民衆已有一兩千人，同蒲路北一段和娘子關以內的正太路綫，近來被該軍不斷的破壞，敵人的後方交通受了很大的威脅，敵人佔領太原以後不繼續南進，這當爲要重的原因之一，由此我們應該承認黃北的抗戰決不會因太原保定甚至濟南之失守而中止，也不會因敵人進至黃河北岸而中止，遊擊戰爭是將來制敵入死命的戰術，朱德說『我們固然不願意輕於放棄我們一尺一寸的土地，然而敵人的侵略逼着我們到這步田地，我們決不因此而自餒，敵人愈前進則其後方交通綫愈長，兵力愈不夠分配，則我們的遊擊戰爭便愈爲有利。』

這裏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實際的例證：當本月初敵人因我方轉移新陣地，由晉東和晉北長驅直入而佔領太原，其後方交通因此加長而兵力亦少，我方不但破壞了正太與同蒲綫，且攻下原平，事實上即不能久佔，然敵人已受到很大的損失，敵人的大批文件，被我獲得，刻下正在繙譯之中，本月三日，敵人第二十師團某旅團之七九與八八兩聯隊由壽陽南進，先派其輜重隊前行，騾馬六七百匹，兵士四五百人，滿載軍需品，結隊南進，未加警戒，我某部事先偵知埋伏兩團兵於敵人必經之路廣陽鎮附近，當敵人走入山道距我伏兵約三百米之處，

手榴彈與機關槍齊發，敵陷於混亂，結果死傷士兵百餘，驟馬二三百匹，我獲驟馬四五百匹，俘兵一名，內有一傷兵已醫好，記者廿三日在洪洞曾看見俘虜騎着驟子，被押解於後方，據說候經過相當的開導以後始放其回去，向他們的國人和士兵說明我們的德意，揭破其軍官說華軍殘忍的虛偽宣傳，八路軍近來積極獎勵士兵活捉日本兵，不許殺害已失戰鬥能力的俘虜，爲了易於達到活捉的目的，爲每個士兵教會了四句日本話，使念得純熟，（一）不殺被壓迫的日本弟兄，（二）我們只打倒日本軍閥和資本家，（三）中日弟兄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四）優待被俘的日本士兵，這次那兩個士兵中有一個堅不繳槍，我們的士兵爲了捉活，亦不願打死他，後來向他念了上述四句話，收到偉大的效果，他說『我明白了』這句中國話意後，記者認爲這是其他各部對待俘虜應該學習的地方一個開導，成功的俘虜勝過我們千百槍砲的力量。

孫連仲將軍對記者說：『本軍自廣溝橋事變以後，開始在良鄉一帶抗戰，經過娘子關戰役，犧牲已達五分之四，但我們不管犧牲如何之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決不因人少而灰心。』記者對他說明國民政府二十日已移重慶了，他很興奮的說：『這個消息很好，這表明我們所說絕不妥協的決心目前絕對不能提起妥協，我們要長期抗戰，使敵人永遠不能因爲佔

了華北而復員。』記者問他對於將來留在黃河以北作遊擊戰爭的意見，他說：『只要有命令，我們是絕對不辭艱苦的，不過我認為目前就應該有此準備，對各部隊統予各別的任務』記者認為孫將軍這種意見極為中肯，望當局即日作此種準備，免得臨時紊亂。記者又問他娘子關戰役的經過，他似乎不願意批評其他友軍在當時的過失，他只說他當時是奉令增援晉北的，十二日他已到太原，軍隊已到陽泉，當夜閻氏訪他說晉東緊急，非他前往不可，他便連夜離開太原，十三日便加入作戰，其時舊關已經失守，不過免強的支持了十幾天。記者問他何以娘子關戰事僅十餘日，就消耗了百餘萬發子彈？他說：『我也聽見衛總司令這樣說過，不過本軍只用了十餘萬發，其他便非所知了。』孫將軍的堅決精神，極可稱贊，目前歸他指揮的楊愛源將軍，因受他此種精神的鼓勵也較前積極了。

劉茂恩將軍之為人質樸誠懇，極富於國家觀念，他對記者孜孜不倦的談述數月以來抗敵的經過，每當言及自天鎮失守以來，軍事亦即失利甚至不戰而退的事實時，他總是說『我們軍人沒有盡了自己的天職，真對不起老百姓，我們是老百姓的罪人！』記者問他對於將來作游擊戰爭的意見，因為他過去曾參加過長期的『剿共』工作，受了『共軍』不少的影響，所以他對游擊戰爭很感興趣，他也懂得游擊戰爭的秘訣——整飭軍紀，接近民衆，使軍民打成

一片，他的軍隊幹部多爲智識份子，在山西作戰的部隊中，除中央軍與八路軍及孫連仲等部而外，要算他所部的軍紀最好，記者親眼看見他所駐的某村莊中，農民均安居樂業，與某些部隊駐地的秩序相較，真有天壤之別，據軍政部派在該軍工作的聯絡參謀介景物對記者說，數月以來這部份沒有發現過一個逃兵，當忻口之役，定襄縣人民與該軍相處極好，民衆不但逃避戰爭，而且每日自動的集合民伕數人担架傷兵，供給給養，饋贈肉食水果，劉將軍拒不收用，願照價給資，民衆反不以爲然，當陣地被敵的砲火打得粉碎，無法構築工事之時，需更多數麻袋，民衆乃自動的由婦女縫製了數萬個布袋，而且恐白色目標太顯，自動的將布袋染爲暗色，當奉令撤退之時，民衆男女老幼來道歡送，都帶着哭聲說：『你們走了我們怎麼了呢？』這都是在一般軍隊的防地所少見的情形。劉將軍關於游擊戰爭問題對記者說：『將來一定照這樣做，本軍決隨各友軍之移在黃河北岸抗戰到底，長官給我任何任務，我決不推辭，將盡現有的人數爲敵人拼完爲止。』言時態度極爲堅決。

劉部由平漢線轉戰晉北，經過雁門關與忻口之役，犧牲幾達半數，雁門關之役，他屢次受命於危難之際，毫不退縮，至今仍爲當局所稱道，忻口之役負守右翼靈山的責任，衛立煌將軍因其攻西榮花一再犧牲，先後兩次派某某兩部增援接防靈山，劉將軍因恐友軍陣地不

熟，於交替之際爲敵人所乘，請仍由所部守原地，以友軍爲警戒部隊，衛嘉其誠，均允如所請，劉將軍此種精神，實非以保存實力爲志的某些部隊所可比擬，當忻口撤退時，劉部奉令在汾河以東至晉祠一帶，任掩護部隊，在河東與敵作遭遇戰，犧牲三千餘人，師旅長數人幾乎被俘，最後卒完成其掩護的任務，但經此次犧牲以後，他的部隊只餘下三分之一了。衛將軍於四日入太原，與傅作義商守城問題，原擬儘可能的多守一個時期，牽制敵人，以便我大軍從容轉移陣地，不料各軍在敵人追擊之下，陣容欠佳，衛將軍六日始出太原，當時各軍因失統率，自由行動，甚形散亂，因劉將軍之掩護得力，始得安然渡過汾河，否則十萬大軍在汾河岸必遭極重大犧牲，所以劉將軍此次的功績甚大。

十月末旬八路軍某團在雁門關內火燒敵機二十二架之壯舉，是劉部八個偵探與某團合作的，敵機落下初被八個偵探發現，報告某團，共謀舉事，事後人皆知爲八路軍某團之功績，實際八個偵探之功績亦不可沒。

湯恩伯將軍，李默庵將軍，傅作義將軍等，因交通關係，未能晤面，就其過去在山西抗戰以來的精神來推測，他們一定都抱着在黃河以北抗戰到底的決心，不問可知，鄧錫侯將軍與孫震將軍，記者曾在某處會過，鄧將軍說：『所部川軍的棉衣至今還沒有換齊，槍械不

好，自入山西以來已經損失了五六千人，今後還是要努力於抗戰的』。

將來山西的正規戰爭轉爲游擊戰爭之時，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目前就須加以考慮，這個問題不在於某些正規軍之無游擊戰的經驗，而在於某些正規軍之紀律問題，在將來作游擊戰爭時，無疑的，假如有此紀律欠佳的部隊不惟是無益而且有害，游擊戰爭的基礎就是民衆，失了民心，或不接近民衆，就不能談游擊戰爭，記者過去曾主張在黃以北的軍隊一律應使之留在河北參加游擊戰爭，目前記者在前方觀察歸來之後，此種觀念有些改變了，記者認爲要使將來的游擊戰爭走到勝利之途，應該事先很快的對這種軍隊，儘可能的予以整理，改變其素質，若是不可能的話，應該調在後方去稍加休息與訓練，記者曾以此問題詢之衛立煌孫連仲劉茂恩及八路軍方面幾位將領，他們都認爲此問題極爲重要，因爲是關係友軍的事情，他們都不願意表示具體的意見，記者認爲最高軍事當局對此問題應早加考慮。

記者認爲晉綏軍，川軍特別是陝軍的某些部份，對紀律問題應加以注意，晉綏軍在晉北擾民最烈，此次在忻口撤退時也極紊亂，當娘子關各軍撤退時，有個下級軍官曾在某地遇見過兩個陝軍姦淫兩個女人，目前在晉西某縣駐紮的某部，在當地也有不法行爲，衛立煌將軍已接到可靠的報告，他對記者說『一定要嚴加制止』，然亦僅能去個電報予其長官一警告而

已，恐怕沒有甚麼效果的。

有人說某些部份的軍紀固然不好，然而山西的人民也有過於奮鄙之處，這話的根據是山西人民在二十餘年以來，很少遭受內亂的打擊，很少軍事徵發的習慣，今忽有大軍壓境，從事徵發，自然不免要發生一種恐慌與不滿，這或者有相當理由，然而要人民妻女都不顧惜，這是世界上任何人永遠不會有的習慣。

最後，我們再談一談前方各陣線的近況，介休和汾陽一帶直到現在還沒有被敵人佔領，敵人還沒有馬上大舉南進的模樣，因而我們得有寬裕的時間佈置新的陣地，閻錫山氏廿二日在某處召集各重要將領開軍事會議，已商定戰略，我各部整理漸竣，已分別向指定的陣地推進，敵人是絕對不會久持的，目前之所以不迅速南攻，當然是受了平漢線我方軍事北展的牽制，整理後方交過，補充部隊，大概都是些重要原因，據當局所得精確情報，敵人在忻口之戰死亡達一萬七千餘人，受傷的還不在內，尸灰運到天津時曾有人親眼見過，由此可見敵人的補充也需相當時日，不過敵人目前已在進行配備中，平定方面有敵人一個師團司令部，平遙方面有敵人一個旅團司令部，交城方面亦有相當兵力，觀察敵人的配備，似分四大路線，而以鐵路和公路為中心。第一，西線方面，似將由汾陽分別向至軍渡一公路與經過臨縣蒲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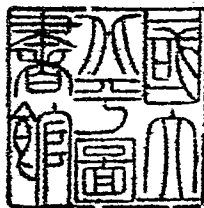
至臨汾一公路進攻，前一公路長二七〇里，後一公路長五三〇里。第二，正面似將沿同蒲線攻韓侯嶺。第三，東線似將由祁縣經子洪鎮向沁縣之公路進攻，公路約長二〇〇里。由沁縣經沁源可威脅洪洞，動搖我韓侯嶺之後方。第四，似將由昔陽經和順遼縣向長治之公路進攻，此路約長三百里，我方亦在以上各線作相當配備，同時在長治晉城方面亦駐相當兵力，防敵人由平漢線方面襲入東陽關，威脅山西之東南。

我們的新陣地以呂梁山韓侯嶺太行山爲基點，雖然不如雁門關與娘子關之險要，然與毫無險要的忻口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在忻口那一個土堆上（大白水等地簡直是平原）既能守一月之久，而且給予敵人以重大打擊，若非受晉東牽動，最後還有殲滅全部敵人的把握，則今日之新陣地自可有更好的戰績，敵人欲衝破此線，大非易事，當局若能將兵力作適當的佈置，勿使敵人再得娘子關雁門關兩役中避實擊虛的便宜，雖不能說迅速的收復太原和晉北，至少也可以撐持一個比較長久的期間，能多支持一日，都對我們全部抗戰是有利的，國人慎勿存『山西大勢已去』的心理！

真生

購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戰時文化叢書之一

上戰場西

著者 季

雲

編輯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漢口民生路河街一〇二號

發行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漢口民生路河街一〇二號

印刷者

掃務報工務課

漢口張美之八巷第二號

總經理

戰時文化出版社武漢經理處

武昌胡林翼路三一九號

實價：國幣二角二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掃務報版權翻印必究

204610
10

\$.22

書生
店
原價書\$.07